

少年時代





少年文庫

少年時代

著 托爾斯泰

譯 蔣 路

文化供應社印行

少年時代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初版

基本定價三元

(外埠酌加郵運費)

著者 L.托爾斯泰

譯者 蔣路

發行人 陳立德

發行者

文化供應社

上海：武昌路四七六號
香港：皇后大道中三七號
廣州：西湖路一〇二號
桂林：中正西路三〇號

92P.家(H)

本書重要人物表

尼古拉·彼得洛維奇（尼古林珈）——書中的「我」

吳樂嘉（吳里潔瑪爾）——其兄

柳波契珈（柳巴）——其妹

爸爸

外祖母

咪咪（瑪利亞·伊凡洛芙娜）——柳波契珈的女家庭教師。

卡倩珈（卡佳）——咪咪之女

瑪莎——婢女

梨珂納——男僕，瑪莎的叔父

華西里——男僕，瑪莎的愛人

珈莎——外祖母的婢女

卡爾·伊凡雷奇——尼古拉和吳樂嘉的家庭教師，德國人。

聖·熱洛姆——繼卡爾為家庭教師的法國青年

索列契珈——外祖母的朋友華娜亨夫人的女兒

杜布珂夫與聶黑流道夫——吳樂嘉的朋友

錄目

一	長途旅行	一
二	大雷雨	一四
三	新見解	三
四	在莫斯科	三
五	哥哥	四
六	瑪莎	四
七	沙彈	四
八	卡爾·伊凡雷奇小史	五
九	續前	五
十	續	六
十一	一分	七
十二	鑰匙	八
十三	背信者	八
十四	昏天黑地	九
十五	非非想	九
十六	「玉不琢，不成器」	一〇

十七	憎恨	二五
十八	婢女室	一九
十九	少年時代	二六
二十	吳樂嘉	三四
二十一	卡倩珈與柳波契珈	三六
二十二	爸爸	四三
二十三	外祖母	四四
二十四	我	五三
二十五	吳樂嘉的朋友們	五五
二十六	辯論	六一
二十七	友誼的開始	六六
後記	七五

第一章 長途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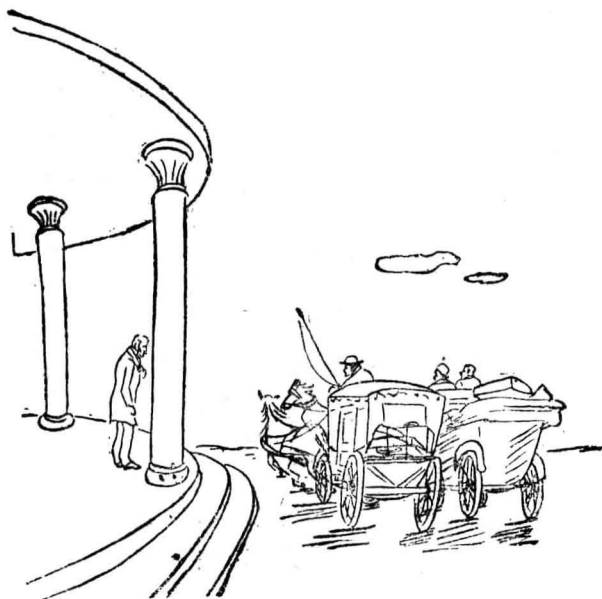
在彼得洛夫斯科耶世宅的階前，又停着兩部馬車（註）；一部是轎車，裏面坐着咪咪，卡倩珈，柳波契珈和一名婢女，管家雅珂夫則坐在車夫台上；另一部是敞車，乘的是我，吳樂嘉，以及前不久因無力繳租，來此爲僕的華西里。爸爸也要去莫斯科的，但須比我們稍晚幾天，這時他沒戴帽子，站在台階上，對着轎車的窗口和敞車劃十字：

「啊，願上帝保佑你們！勸身罷！」

雅珂夫和車夫們（我們乘的是自己的車子）也脫下帽子，劃着十字：

「唔唔！願上帝保佑罷！」

（註）小說主人公曾一度和他的哥哥等分乘兩部馬車赴莫斯科求學，後因母喪回生身村莊彼得洛夫斯科耶，喪事了結後，再去莫城，故云又停着兩部馬車。



！吧身動，們你佑保帝上願，啊

轎車和做車開始
 沿着不平的道路顛簸
 起來，大路兩旁的白
 樺，一株跟着一株，
 從我們身邊跑過。這
 時我的心思所嚮，不
 念本身的處境，而只
 願沿途景物，所以並
 不悲傷。到此刻爲止
 ，沉痛的回憶還是充
 滿着我的想像，但那
 些令人觸景生情的事
 物既然愈去愈遠，這

類回憶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力量，很快就爲一種愉快的感情所代替了——因爲，我已經意識到那充滿着活力，充滿着新鮮和希望的人生了。

我很難得如此快活而愜意地（我不說「歡天喜地」地，無論如何，我還是羞於醉心歡樂之中的）度過若干時日，像我的度過我們的四天旅行那樣。在我的眼前，既沒有了母親底私室的掩閉着的房門，那是每當我從它旁邊經過時，總不能不心驚胆顫的；又沒有了關蓋着的大鋼琴，那是人們所不惟不敢走近，而且就是看它一眼，都要感到恐懼的；喪服也不見了（我們全都穿着簡樸的旅行服裝）；一切東西，凡是叫我清晰地憶起那無法彌補的損失，並迫使我注意每一種生活現象，唯恐褻瀆那些畢生的紀念物者，都不見了。相反地，這兒有的是不斷翻新的，優美如繪的地方和事物，它們引起了，分去了我的注意，而春天的大自然更在我的心裏喚起種種愉快的感覺——滿足現狀，並對將來懷抱光明希望的愉快感覺。

一大清早，那淡漠的，同時又像人們在担任新的職務時所常見的那樣，過

於熱心的華西里，掀開被蓋，硬說一切已經準備停當，是上路的時候了。不論我怎樣緊縮着身子，怎樣巧辯和發怒，以便把早晨的甜夢再延長那怕是一刻鐘，可是，照華西里的堅決的臉色看來，他是固執己見的，他還打算把我的被蓋掀開二十次哩，我只好跳起來，跑到院子裏洗臉去了。

門口的自沸壺已經沸騰，車夫米乞喀正在像一隻下了鍋的蝦子似的，漲紅着面孔吹它。院子裏潮濕而多霧，彷彿是滂臭的糞堆上冒出的氣。愉快而明朗的陽光輝耀着東邊的天空，和院子周遭廣闊的茅棚的乾草屋頂；那屋頂，更因上面蓋滿着露珠，而射出豔麗的光彩來。拴在那屋頂下面的木槽附近的我們底馬匹，依稀可見，它們的有節奏的咀嚼聲也傳了過來。絨毛茸茸的茹契卡（註），面對着朝霞橫躺在乾糞堆上的懶洋洋地伸了伸懶腰，於是搖着尾巴，用細碎緩慢的步度，走到院子的另一端去了。愛管閑事的主婦打開軋軋作響的大門，把沉思似的牝牛趕到街上，跟睡眼惺忪的鄰人交談了幾句。衙頭的脚步

（註）狗名

聲，牛羊的鳴叫聲，也已經聽得着了，飛利浦捲起襯衫袖子，用井轆轤從一口深井中拉出吊桶，把井水倒在橡樹槽裏，晶瑩的水花飛濺着。在槽旁的水潭裏，初醒的鴨子在水面撲擊着。我懷着滿足的心情，望着飛利浦的善於表情的，鬚鬚濃密的臉孔，和他那粗大的脈管與肌肉，當他用勁時，它們便在他的裸露而有力的手上，凸突地顯現出來。

咪咪跟女孩子們睡覺的屏風後面（昨晚我們曾經隔着這屏風談話）起了搔動。瑪莎（註）時時從我們旁邊跑過，手裏拿着各種東西，但她極力用衣服遮住，免得引起我們的好奇，最後，她推開房門，叫我們去喝茶。

過於熱心的華西里，不斷地跑進房裏來，時而拿出這樣，時而拿出那樣，又對我們霎眼睛，百般懇求瑪利亞·伊凡洛芙娜早點動身。馬早已套好，不時響起項鈴，以表示自己的急燥。皮箱，篋子，大小錢箱，重新給裝進車裏。我們正要依次入座，却發現做車中的行李堆積如山，座位都找不到了，因此，我

（註）婢女名，詳見後。

們怎麼也不明白，在前天，這一切是怎樣安插下去的，也不知道現在如何坐法。特別是，車裏有一隻胡桃木做的茶葉箱子，蓋兒是三瓣形的，正攔在我的底下，這大大地着惱了我。然而華西里說，這是無所謂的，我不得不信服了他的話。

太陽剛剛昇到那遮蔽着東方的，密集的白色雲上面，四周萬物都閃耀着恬靜而喜悅的光輝。我周遭的一切都是這麼美妙，而我的心境又是這麼輕快而安甯啊……道路宛似一條寬大而奇怪的帶子，在那滿佈着枯萎的餘孽，萬綠因朝露而瑩然發光的田野中間，向前蜿蜒而去。路旁的蒼鬱的柳樹，或者年青的，有着帶黏性的細葉的白樺，把長長的，一動不動的陰影，投射在乾燥的黏土車轍，和路上的細小的綠草之上……車輪與頂鈴的單調的音響，並未掩沒道旁的雲雀的歌聲。我們的敞車所特有的，被蠹蝕了的呢子氣味，塵土和某種酸素的氣味，都給清晨的氣息掩蓋住了；我心裏感到一種快活的衝動，感到一種要做點什麼的慾望——這是真正快樂的表徵。

在旅館時，我沒有來得及禱告；但因我已經屢次注意到：有一天，我因為有事，忘了履行這個儀式，結果便發生一樁不幸，所以我就努力改正自己的錯誤：我脫下遮陽帽，轉向車子的角落唸祈禱文，又在上衣底下劃十字，爲的不叫人瞧見。然而千百種各種各樣的事物既是吸引着我的注意，我其實只是漫不經心地幾次三番重複那同一句祈禱文罷了。

在那蜿蜒於大路附近的人行小徑上，有些人影在徐徐地移動着：這些女巡禮者，她們的頭上包着骯髒的頭巾，背上白樺樹皮做的背囊，兩腳繫着污穢破爛的綁腿，穿的是笨重的草鞋。她們合拍地揮動着手杖，不望我們一眼，以緩慢而沉重的步態，一個跟一個地向前行進，於是我心裏發生這麼些問題：她們上那兒去？去做什麼？她們的旅行會繼續很久嗎？她們投落在道路上的長長的陰影，是否很快就跟那楊柳的陰影合而爲一呢，既然她們是要從那樹旁走過的？啊！那邊又有一部四駕貨車，正在疾速地迎面駛來哩。在距離兩阿爾申（註）

（註）一阿爾申合〇·七二一公尺

的地方。車上的人親熱地，好奇地望望我們，不過兩秒鐘，就已經一閃而過了；不知爲什麼。我很奇怪地認爲，這些人跟我，是沒有任何共同之點的，而且，我或許再也不會見到他們了。

那兒，在大路旁邊，兩匹汗流夾背的，毛茸茸的馬馳騁着，頸圈上套着挽索，後面那一匹的鬃毛上掛着彎弓，頂鈴不時作響（却很難聽得出來），一個年輕的車夫騎在它的背上，一雙穿着大馬靴的長脚吊在馬的兩邊，他把頭上的氈帽往一隻耳朵上一拉，就扯長嗓音唱起一支冗長的歌曲來。那種悠閒自得，落拓不羈的態度，叫我認爲，身爲車夫，一壁驅車歸村，一壁唱憂鬱之歌，真是最上的幸福了。那邊，在山谷背後的遠處，鄉村教堂的綠色屋頂直指着明朗蔚藍的天空；那邊是一個村落，是地主住宅的赤色屋頂，是翠綠的花園。這屋子裏住的是誰？那兒有沒有孩子，父母，教師？爲什麼我們不到這所屋子裏去，跟主人們結識結識？

少頃，又有一長列大貨車，每部車上套着三匹肥壯粗腿的馬，從我們身邊

駛過。「你們運的什麼？」華西里問第一個車夫，那人從橫木上放下那雙大腳，然後揮動鞭子，用凝神而呆笨的眼光，長久地注視着我們，他回答了些什麼，卻不會聽得清楚。「裝的什麼貨？」華西里向另一部貨車問道，在它的椅子似的前台上面，一張簇新的草蓆底下，躺着另一個車夫。他那有着紅臉和淡紅鬚鬚的亞蘇色的腦袋，從草蓆下面探出一忽兒，用冷淡而鄙夷的眼光瞧了瞧我們的敞車，又躲進去了——於是我想，這些車夫定然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也不知道我們從哪兒來，上哪兒去罷？……

我沉浸在各種觀察之中，有一個半鐘頭之久，所以沒有留意表示路程的斜體數字。可是，陽光更益灼熱地晒着我的頭和背，路上的塵埃也更多了，那茶葉箱子的三角形蓋兒大大地着惱了我，我三番五次地更換座位：我感覺炎熱，難過和無聊。於是我把全部注意都轉向計程碑以及記在碑上的數字，作着各種數學計算，推測我可能抵達驛站的時間。「十二是三十六的三分之一，而到利比茲是四十一維爾斯他（註二），那末我們走過三分之一零多少呢？」以及諸

如此類。

「華西里，」當我發覺他在車夫台上開始「鈴魚」(註二)時，說。「讓我坐到車夫台上去罷，親愛的。」

華西里同意了。我們換了位置，他立刻就打起鼾來，而車子裏有他橫躺着，早已沒有別人的地盤了。從我所佔住的高處看去，前面正展開一幅最美妙的畫圖：那是我們的四匹馬，列魯欽斯卡雅，吉雅却克，列瓦亞·郭林拉雅，以及阿卜且卡里，每匹馬的性情的細尾末節，及其相互間的差異，都是經我研究過來的。

「爲什麼今天吉雅却克套在右邊，而不套在左邊呢，飛利浦？」我有點羞怯地發問。

「吉雅却克？」

(註一)一維爾斯他合一〇六七公里

(註二)打瞌睡

「列魯欽斯卡雅却一點負擔也沒有。」我說。

「吉雅却克不能套在左邊的，」飛利浦並未注意我後面那句責語，說，「它不是套左邊的馬哩。左邊要這樣的馬，就是呀，總之一句話，是這樣的馬，而這匹却不是這樣的哩。」

說着這樣的話，飛利浦就彎身到右邊，使盡勁兒抖動韁繩，照着可憐的吉雅却克的尾巴抽去，同時，似乎是用一種特殊的方法，又從下面來抽它的腿子，並且，雖則吉雅却克正在拚命奔馳，以至整部馬車都要翻過來了，然而飛利浦一直到他感到需要休息，和不知何故需要把自己的帽子拉到一邊（雖然這時它很合適很緊湊地嵌在他的腦袋上）時，這纔停止這個動作。我享受過這幸福的瞬間，便央求飛利浦讓我來「調整」一下。最初，飛利浦給我一條韁繩，之後給另一條，末了所有六條韁繩和一根鞭子都交到我的手裏，我是幸福極了。我努力在各方面摹仿飛利浦，問他：好不好？而結果總是他不滿意我：他說，那匹馬負擔太多，這匹却一點負擔也沒有，於是從我的胸脯底下伸出他的臂膀

來，由我手裏奪去襁緇。這時熱氣更盛，白雲像肥皂泡兒一般，愈吹愈高，旋又結集起來，投下一團深灰色的陰影。轎車的窗口伸出一隻手來，手裏拿着瓶子和一個小包。華西里以驚人的敏捷，從行進着的車子的車夫台上跳下來，給我們拿來帶乳酪的饅頭和克華司（註）

在一個險峻的斜坡上，我們全都走出馬車，不時競爭着跑到前面的橋頭去，同時華西里跟雅珂夫略爲穩住車輪，手由兩邊來扶着轎車，好像萬一它掉下去，他們也能拖住它似的。過後，在咪咪允許之下，我跟吳樂嘉去轎車裏，而柳波契珈跟卡倩珈則坐進敞車來。這一更換使得女孩子們樂不可支，因爲，她們很正確地發現，坐在敞車裏要有趣得多了。在天氣炎熱，而又路過森林時，我們往往離開轎車，折些翠綠的樹枝，到敞車裏去建造一座涼亭。行進着的涼亭完全抵得上一部轎車，這時柳波契珈就尖聲地叫喊起來，每當她心滿意足的時候，她從來不會忘記來這麼一手的。

（註）一種飲料。

前而便是我們午餐和休息的村莊。已經聞得到村莊的氣味——炊煙，松脂和麵包圈的氣味；語聲，脚步和車輪聲也聽見了；項鈴的響聲，也已經不同於在一望無際的曠野中的時候了；兩旁閃過許多茅屋，乾草屋頂，經過彫刻的木板做成的小小的台階，狹小的，帶紅綠百葉窗的窗子，從那兒探出好奇的農婦的臉孔來。那兒是農家的男孩和女孩，都穿着一樣的襯衫，他們睜大着眼睛，攤開雙手，一動不動地站在一個地方，或者就急速而蹣跚地在塵霧裏移動，那雙雙赤裸的小腳牙子，不管飛利浦做出威嚇的手勢，還是跟在馬車背後跑，想極力攀上捆在後背的皮箱。臉色紅潤的旅館老闆從兩邊趨近馬車，用諂媚的語言和手勢爭先恐後地引透旅客。車要停了！大門呀地打開，馬車的橫木在門上擦了一下，於是我們就駛進院子裏了，然後是四個鐘頭的休息和自由！

第二章 大雷雨

太陽已經偏西，但斜射的灼熱的光芒仍然晒着我的頸脖和面頰，令人難受；做車的邊沿燙得不能接觸；沿途揚起的濃密的灰塵，充滿了空間，能夠把它吹散的風，一點也沒有。在我們前面，隔着一一定的距離，有規率地搖晃着那滿載着的轎車底高高的，塵封了的車身，從它後面望過去，可以偶爾看到車夫手裏揮動着的鞭子，他的便帽，以及雅珂夫的遮陽帽。我不知道作何消遣，無論什麼都不能叫我快活：吳樂嘉（他正在我身旁打盹）的因塵埃而變黑的臉龐也好，飛利浦的背部的擺動也好，跟在我們後邊奔跑的，我們做車的修長而成斜角形的影子——也好。於是我把全部注意都轉向計程碑和雲朵。計程碑是從很遠起我就開始留心的了，那雲朵，原先原是散佈地平線一帶，後來就有了不祥的，惡化的迹象，此刻竟結成一團巨大的陰霾了。而雷聲也偶爾從遠傳來。

這後一種情況大大地加強了我的焦急，我急欲快點到達旅館。雷雨在我心裏引起了難以形容地痛苦的，煩悶與恐懼的感覺。

離開最近的村莊還有十維爾斯他。雖然一點兒風也沒有，但那一團黑中帶紫的密雲（上帝纔知道它是從那兒來的！），却迅速地向我們這邊推移。還沒有給雲朵遮住的陽光，明朗地照耀着那黑暗的密雲，和密雲跟地平線之間的灰色雲帶。間或，遠遠地有電光閃爍着，還聽見了微弱的響聲——它逐漸增強，臨近，終於變成斷斷續續的霹靂，籠罩着整個天際。華西里從車夫台上站起來，撐起敞車的頂篷；車夫們都披上外套，每打一聲雷，就脫下帽子劃十字；馬兒豎起耳朵，張開鼻孔，彷彿要嗅一嗅附近的黑雲所發出的新鮮氣味似的，車子更益疾速地順着煙塵陡亂的大道奔馳着。我很苦惱，感覺血管中的血液循環得更快了。前面的雲塊已經開始遮住太陽，轉瞬之間，就只剩下最後一支光綫，它照射着地平線的漆黑方面，於是隱沒了。周圍的一切景象頓然改觀，全都變得陰暗了。白楊林子戰慄着，樹葉都變成暗灰色，在密雲的淡紫色的背景

上清晰地襯托出來，呼嘯着，旋轉着。巨大的白楊樹頂也開始搖擺，一束束的乾草掠過大道。褐雨燕和白胸燕恍若有意阻止我們似的，繞着敞車飛翔，擦着馬的胸膛飛過，翅膀蓬勃的穴鳥側着身子隨風翱翔；我們扣好了的皮簾的邊沿也給掀起，一陣陣的濕風向我們直撲，掃蕩着，打着車身。閃光就像在車子裏發出的一般，使人目眩眼花，瞬息間，便掠過了灰色的呢氈，帶子，和縮在角落裏的吳樂嘉的身上。在那同一秒鐘之內，一聲巨響正當着腦頂上爆炸出來，愈昇愈高，愈擴愈大，活像沿着一條巨大的螺旋線，漸漸加強着，終於匯成一個礮然震耳的霹靂，叫人不禁渾身發抖，屏住呼吸。『上帝發怒了！』在這種老百姓的想法之中，包含着多豐富的詩意啊！

車輪飛速地滾動着，華西里和飛利浦急燥地抖動韁繩，照他們的背部看，我察覺他們也是害怕。敞車疾速地朝山下駛去，經過木板橋時，發出轆轤的聲音；我害怕震動，時時刻刻都等待着我們大家的死亡。

糟糕！車子的橫木斷啦，因之雖然有着不斷轟響着的雷聲，我們也不得不

在橋上停下來了。

我把腦袋靠在做車的邊沿上，懷着極端憂悵的心情，絕望地注視着飛利浦的肥大而污黑的手指的动作，他慢條斯理地結着繩圈，拉平挽索，同時用手掌和鞭柄去推那側馬。

隨着雷雨的加劇，我內心的煩悶與恐懼的不安感覺也增長了，而當那偉大的沉寂的瞬間到來時，這種感覺便到達了這樣的程度，以至於，假如這樣的情況再延續一刻鐘，我相信自己就要激動得去死了，因為，這種沉寂通常都是雷雨發作的先聲啊。正在這時候，忽然從橋下走出一個人來，他穿一件髒污襤褸的襯衫，面孔浮腫而呆笨，剪得光光的腦袋什麼也沒有戴，在搖晃着，兩腿彎曲而無筋肉，他把那紅色的，發光的，沒有指頭的手對直伸到做車裏來。

『少爺！：：看在：：上帝：：面上，打發：：乞兒：：幾個錢吧！』那乞兒發出痛苦的聲音，每說一個字，就劃劃十字，深深地一鞠躬。

這一剎那間，那抓住我的心的，令人胆寒的恐怖感覺，真是難以表現哩。



【吧錢個幾兒乞發打，上面帝上在看，爺少

我毛髮悚然，嚇得發呆的眼睛儘望着乞兒。

華西里停在途中，施捨了幾個錢，又叫飛利浦把橫木捆牢，直到一切都已準備妥當，飛利浦這纔抓起韁繩，爬到車夫台上，從側邊的口袋裏掏出些什麼。但我們剛剛動身，那眩目的閃電底火似的光芒立刻就充滿了整個窪地，使馬匹不能不停止前進，而那礮然轟響的霹靂也間不容髮地跟蹤而來，以至我想，我們頭上的整個蒼穹，怕都要毀滅了罷。風勢也越來越緊，馬的鬃毛和尾巴，華西里的外套，皮簾的邊沿，全都朝着一個方向飄去，又叫那一陣陣的狂風癩亂地翻騰着。大雨點沉重地向敞車的皮質頂篷上降落，兩點，三點，四點，猛然之間，就好比有誰在我們腦頂卜打鼓似的，而周遭的

一切也都給那往下直淋的雨水打得嘩啦嘩啦地響了。照華西里的臂膀的動作看，我注意到他正在解荷包，那乞兒一壁繼續劃十字和鞠躬，一壁跑近車旁來：我真怕他隨時都會被輾碎哩。」看：：：上帝：：：面上，請施捨一點罷！」那可憐虫的衣服俱已濕透，還隨風飄擺着；末後，一個銅子從我身邊飛過，他伸直他那難看的四肢，遲疑地站在道路中央，未幾就從我的眼裏消逝了。

被狂風壓迫着的斜射的雨，傾盆般地倒下來；一條條的溪澗從華西里的穿絨布衣的背上往下奔流，注入皮簾下端匯成的污水潭裏。當初的滾滾黃塵，都化爲一片泥漿，車輪輾在它上面，已經不很顛簸了；沿着黏土質的車轍，流瀉着溷濁的小河。閃電照耀得愈寬愈白，雷聲却因爲那勢均力敵的雨聲的攙雜，已經不那樣可怕了。

不久雨勢漸弱，黑雲開始分成波狀的雲塊，太陽所在之處，逐漸明朗起來，透過黑雲的灰白色的邊沿，慢慢地看到小塊小塊的晴朗的碧空。頓時間，微弱的陽光就在那途中的水潭裏，在那降着過了篩似的直線形的細雨的地段

上，在新綠如沐的途中小草上，閃爍了。烏黑的密雲還在示威似地往地平線的對面包圍，但我早已不怕它了。生命有希望啦，我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快感，它很快就代替了我心裏的沉重的恐怖感覺。我的心田也像那新鮮而喜悅的大自然一樣，微笑起來了。華西里解開外套領子，脫下遮陽帽，把它扔在一邊。吳樂嘉揭開皮簾，我從車裏探出頭來，貪婪地吸收清新馥郁的空氣。轎車的光澤如沐的車身和裝在上面的什物皮箱，在我們面前掣動着，馬背，後銜，韁繩，車輪的鐵箍——一切都是濕漉漉的，都像上了一層油漆似的，在太陽底下發着光。道路的一邊——是廣闊無際的田野，不深的溝洫在這兒那兒切斷着它，潮濕的大地和翠綠的植物閃灼着，那田野更像一張有黑點的地毯般，延伸到地平線的盡頭去；另一邊——是雜生着胡桃樹和櫻樹的白楊小林，它一動不動地，好像極其幸福地矗立着，晶瑩的雨水一滴滴地從它那洗濯過的樹枝上慢慢地落下來，掉在隔年的枯葉上面。有冠毛的雲雀唱着快樂的歌曲，從四方八面飛出，很快又落了下去；小鳥在濡濕的樹叢中的忙碌的活動，也可以聽到，杜鵑

的鳴聲從林子中央傳來，清晰異常。春雷過後，那種森林的奇妙的氣息，白樺，紫羅蘭，腐葉，編笠菌，櫻樹的氣息，全都這樣的迷人，以至我再也不能安坐在車裏，於是從踏板上跳下來，跑向樹叢，雖則雨點撒滿我一身，我還是折取着茂盛的櫻樹底潮濕的枝條，用它們打着自己的臉，沉醉在它們的奇妙的氣息之中。甚至我的長靴黏上了大塊大塊的泥漿，我的襪子也早經弄濕，我都毫不在意，我踏着泥淤，朝着轎車的窗口跑去。

『柳波契珈！卡倩珈！』我一邊叫，一邊往那兒遞上幾枝櫻樹。『瞧，多麼好呀！』

女孩子們尖聲叫喊着，讚嘆着；咪咪嚷着要我走開，說，否則車子一定要輾死我了。

『可是你聞一聞，多香呀！』我叫道。

第三章 新見解

卡倩珈坐在敞車裏我的身旁，她垂下那美麗的小頭，沉思地注視着在車輪下面逃跑着的，塵埃滿佈的道路。我默然地望着她，驚訝着那種非孩童的憂鬱的表情，那是我第一次在她的玫瑰色的小臉蛋上碰到的。

「我們很快就要到莫斯科啦，」我說：「你心裏想着它是個什麼樣兒？」

「不曉得。」她勉強答道。

「可是你倒底怎樣想法呢：比色爾普霍夫大，還是小？……」

「什麼？」

「沒有什麼。」

然而，一個人，是能夠憑着一種本能的感覺，來猜透別人的意思的，這感覺便是交談的端倪，憑着它，卡倩珈明白她的冷淡會使我痛苦，於是她抬起頭

來，轉向我：

「爸爸跟你們說過，說我們會住在外婆那兒嗎？」

「說過的，外婆十分高興跟我們住在一起哩。」

「那末我們全住在那兒？」

「當然；樓上的一半我們住，另一半你們住，爸爸住廂房；吃飯大家在一起，在樓下外婆那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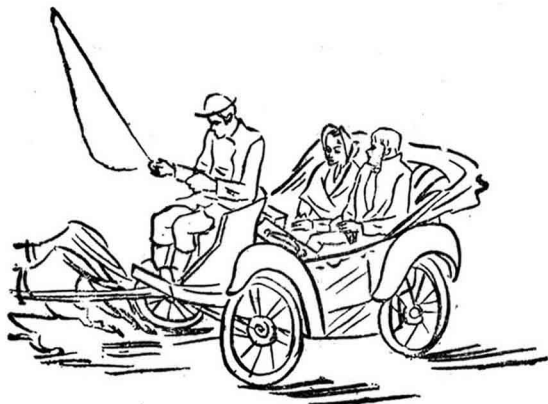
「Maman (註)說過，外婆是很嚴肅——很愛發脾氣的，是嗎？」

「不！啊！初初看上去也許是這樣的，其實她雖然嚴肅，可並不愛發脾氣哩；相反地，她非常良善，非常快樂哩。要是你看見她生日那天的跳舞會呀！」

「我始終很怕她哩；唔，而且，天曉得，將來我們會不會……」

卡倩珈突然緘默不語，又沉思起來了。

(註) 媽媽



爲什麼你這樣問不樂？

「什——麼？」我不安地追問。
 「沒有什麼，我這麼說說罷。」
 「不哩，你說什麼？」天曉得……
 ……」

「你還是說外婆那兒的跳舞會罷。」

「對啦，可惜你們沒有去啊！數不清的賓客，成千的人，音樂，將軍們，我也跳過舞哩。……卡信珈！」正在描摹當中，我猛地停頓下來，說：「你不聽麼？」

「不，我聽着哩：你說你跳過舞的。」

「爲什麼你這樣悶悶不樂？」

「那能老是快活呢。」

「不，我們從莫斯科回來以後，你就大大地改變啦。請你老實告訴我，我轉向她，帶着堅決的態度添說道：「爲什麼你變得有點兒古怪了呢？」

「我好像古怪？」卡倩珈激動地回答，這證明我的非難很叫她感興趣。「我纔一點兒都不古怪哩。」

「那里，你已經不像從前啦，」我繼續說，「從前，顯然地，你事事都跟我們在一起，你把我們看作是自己的親人，我們愛你，你也同樣愛我們，現在你却變得這麼莊嚴，老是避開我們……」

「完全沒有的……」

「不，請讓我說完罷，」我截斷她的話，這時我已經開始感到鼻子裏輕輕發癢，這是眼淚的預兆，當我說出久積在心的肺腑之言時，就常有淚水湧上我的眼睛的。「你老避開我們，只跟咪咪說謊，彷彿不願知道我們啦。」

「事情原是不能老一成不變的啊，有時也須要改變改變哩。」卡倩珈答道，她有一種習慣，當她不知道說什麼好時，便用某種宿命論的「須要」來解釋一切。

我記得，有一次，她跟柳波契珈吵嘴，柳波契珈叫她做「傻姑娘」，她就回答說：人那能全是聰明的，傻瓜也須要哩。然而，說「有時也須要改變改變」的答案，並不能使我滿意，於是我繼續追問：

「那末爲什麼這是須要的呢？」

「我們原是不會老住在在一起的啊，」卡倩珈臉上微微泛起紅暈，凝視着飛利浦的背部，答道。「我媽能夠在你們故去的媽媽那兒待下去，是因爲她是她的朋友；至於伯爵夫人（註），既然人家說她那麼愛發脾氣，天曉得，她們還合得來不？再說，我們到底有一天要分開的：你們是富家——你們有彼得洛夫斯科耶，我們却是窮人——我媽什麼也沒有。」

（註）即外婆

你們是富家——我們是窮人：這些字，以及與這些字關聯着的概念，在我看來，是非常新奇的。依照我當時的理解，以為只有乞兒跟莊稼漢纔是窮人，在自己的想像中，我無論如何也不能把這個「貧窮」的概念跟優雅而美麗的卡佳連結起來。我認為，咪咪和卡倩珈倘能永遠活下去，就該永遠跟我們住在一起，跟我們平等地分享一切。別種方式是不可能的。現在却是，關於她們的孤苦零丁的境況，有千百種新穎而模糊的念頭麤集在我的腦子裏，我是如此之羞愧，至於面紅耳赤，不敢看卡倩珈一眼；因為我們是富家，而她們是窮人啊！

「我們是富家，而她們是窮人——這又有什麼呢？」我想，「怎會由此得出結論，說必須分居呢？爲什麼我們不把我們所有的，拿來平均攤分呢？」可是，我懂得，對卡倩珈說這個是不行的，而，跟這些論理學式的思考相反，一種實際的本能早已告訴我了：她是對的，向她表明自己的意思是不適當的。

「難道偏偏就是你要離開我們？」我說，「爲什麼我們要分開住？」

「有什麼辦法呢，我自己也很痛苦哩；不過，要是這件事情一發生，我會

知道怎麼辦的……」

「你會做戲子去……這是傻玩意啊！」我搶着說，因為我知道，她平常的得意夢想，就是做一個女戲子。

「不，這是小時候的說法……」

「那末你怎麼辦呢？」

「我要到修道院去，住在那兒，穿起黑衣裳，戴天鵝絨帽子。」

卡倩珈啜泣了。

讀者，您可曾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卽是，在您的生平的某個時期裏，您突然發覺您對事物的見解完全改變了，宛若您前此所見到的一切東西，都突然把您尙未知道的另一面轉向您了？在我們旅行的期間，這種心理變化就第一次在我的內心發生了，從那時起，我就認爲我的少年時代開始了。

我的腦海中第一次有了這種明確的思想：在世界上生活着的，不只是我們，就是說，不只是我們的家庭；並不是一切利益都以我們爲中心的，還存在

着另一種人的生活，他們跟我們沒有任何共同之點，他們不關懷我們，甚至沒有想到我們的存在。毫無疑義，在從前，我也是知道這一切的，但是却不像現在知道得澈底，那時我並未獲得一種認識和覺悟。

一個人的思想只有經由一條特定的途徑，纔能變成信念，這條途徑，往往全然是出乎意表的，特殊的，跟其他的人，爲要獲得那同一信念，所經歷的途徑不同的。跟卡倩珈的一席話有力地感動了我，它使我不得不想像到她未來的境遇，因而，對於我，它便是這樣的途徑。

我注視着我們路過的村莊和城市，那兒的每座屋子裏，至少都住着像我們底似的家庭，注視着婦女和那好奇地望着我們的馬車，一忽兒便從我眼睛裏消逝了的小孩，注視着小商店的老闆，以及那不惟不向我們鞠躬，如同我在彼得洛夫斯科耶所慣見的那樣，甚至也不用眼光對我們表示敬意的農民——這時，我第一次想到這個問題：倘使他們毫不關懷我們，那末還有什麼能佔住他們的心呢？由這個問題又引起另一些問題：他們是如何生活，憑什麼生活的？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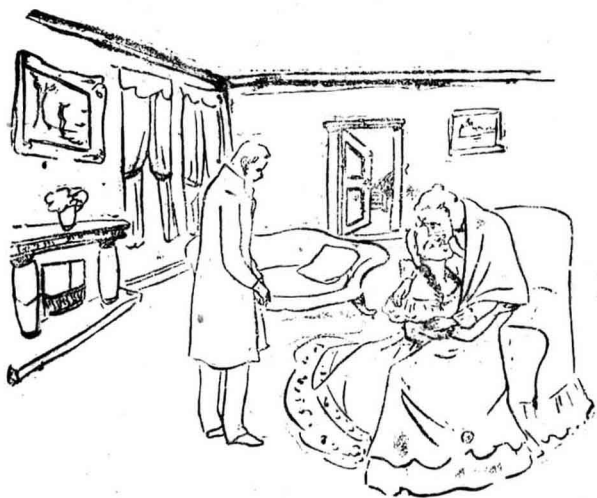
怎樣教育自己的小孩，教不教他們唸書，讓不讓他們遊戲，又如何處罰他們？等等。

第四章 在莫斯科

一到莫斯科，我對事對人的見解，關於對他們的態度的見解，就改變得更益顯明了。

在初初跟外祖母會面的時候，我一看見她那憔悴打皺的臉孔和暗淡無光的眼睛，我所感到的深深地敬畏她的感覺，便被憐憫之情所代替了。而當她把臉孔貼在那柳波契珈的頭上，嚎啕大哭，似乎在她眼前的就是她心愛的女兒底屍體的時候，在我的心裏，這憐憫之情又被一種熱愛的感情所代替了。看到她跟我們會見時的悲傷，我很是難過；我覺得，在她看來，我們本身是沒有什麼的，她只是把我們當作紀念品似的珍重着，我感到，她那蓋滿了我底面頰的每一個親吻裏，都表現着同一種思想：她（註）不在啦，她死啦，我再也看不到她

（註）「她」指柳波契珈們的已故的母親。



！哭大嗚嚶

啦。

爸爸自來莫斯科後，差不多完全不管我們了，他只在進餐的時候纔來我們這兒，永遠是一付憂悒的面孔，穿一身黑色大禮服或燕尾服——加上他那寬大，露出的襯衫領子，他的睡衣，工頭，管家，他在外邊的遨遊和行獵，就我看來，都是耗費浩大的。外祖母叫他做「師傅」的卡爾·伊凡雷奇，上帝纔知道爲了什麼，忽然想起要用赤色的假髮來裝飾

他那令人起敬的，我所熟悉的禿頭，一線分縫幾乎正在腦頂中央，我以為他是這樣奇怪而可笑，以至我很是驚訝，從前我怎麼能夠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在女孩子跟我們之間，也有了某種微妙的隔閡，兩方面都有了各自的秘密？她們似乎在我們跟前誇耀着自己日漸加長的裙子，而我們也以那結皮帶的褲子為榮。咪咪還在第一個禮拜天出來用餐時，便穿上了這樣華麗的衣著，頭上又紮了這樣的絲帶，至於立刻就看得出我們不是住在鄉下，於今一切都要依照格外一種方式來進行了。

第五章 哥哥

我只比吳樂嘉小一歲零幾個月，我們長大，學習，玩耍，總是在一起的，我們之間從來不分長幼；然而，正是靠近我此刻敍說着的那個時期，我開始瞭解，就年齡，嗜好和才能說，吳樂嘉都不是我的同志。我甚至想，吳樂嘉正在自認爲優越，在以此誇耀哩。這種也許並不正確的信念喚起了我的自尊心，每當跟他衝突的時候，這自尊心就苦了我。他在一切事情上都比我高出一等：在遊戲上，學習上，爭吵上，品行上；這一切使得我跟他遠遠地離開，強令我去體驗我所理解的精神上的苦痛。當他們初次給吳樂嘉做打摺的荷蘭式的襯衫時，假如我照直說：我因爲沒有這樣的襯衫而非常悲哀——我相信，還不如這麼做比較容易些，卽是：每當他整理衣領的時候，我就不露面，因爲我相信，他這樣做，只是爲了要侮辱我。

最使我苦惱的，就是，如像我常常想的，吳樂嘉明白我的意思，却假裝不知道。

在經常生活在一起的人們（兄弟，朋友，夫與妻，主與僕）中間，會存在着種種祕密的，心照不宣的關係，它們表現在微妙的微笑裏，表現在動作或眼光裏，特別是，如果這些人不能遇事坦白相待時；——這種種關係，誰沒有見過呢？自然，當他們的眼光羞怯而遲異地相遇的時候，在這偶然的一瞥裏，會表現多少說不盡的願望，思想和恐懼啊！

不過，在這方面，也許我的過於靈敏的感受力和愛作分析的癖性騙了我罷，也許，我所感到的，吳樂嘉竟是全然沒有感到吧。他是熱情的，坦白的，易於改變自己的興趣的。他熱中於各種各樣的事物，把整個的心都獻給它們。

他時而突然熱中於圖畫：他親自繪畫，將自己的全部金錢去購買畫具，懇求圖畫教師，爸爸和外祖母帮忙；時而又熱中於裝飾桌子的玩物，跑遍全家去搜集它們；時而又熱中於小說，悄悄地弄得來，整天整夜地閱讀……：我不禁

被他的熱情所迷惑，但要隨步其後，又覺得有傷自尊，另擇新路，却感到本身過於年輕而不能自主。但我從未如此羨慕一件事物，如同羨慕吳樂嘉的幸福，高貴而坦白的性格那般，在我們之間發生爭執的當兒，這種性格表現得尤其明顯。我感覺他的行為是良好的，可是我不能摹仿他。

有一次，正是他烈火般熱愛着玩物的時候，我走近他的桌旁，却無意中打破了他的雜色空瓶。

「誰叫你來動我的東西的？」吳樂嘉走進房裏，發覺他的小桌上擺得齊齊整整的各種裝飾品，叫我弄得零亂不堪，說，「小瓶子在那兒？一定是你！」

「我無意中攪掉了它，它就破啦，這有什麼損害？」

「請你做做好事，切莫動我的東西罷。」他一壁說，一壁把那破瓶子的碎塊合攏來，惱怒地望着它們。

「請你不要下令罷，」我答道：「打破了就打破了，還有什麼可說的！」



！說你跟麼這就

我微笑着，雖然我本是一點也不想笑的。

「是的，你無所謂，我可是所謂哩，」吳樂嘉接着說，同時做出聳肩的姿勢，那是他從爸爸那兒學來的。「打破了東西還在笑哩，這麼一個不講理的小鬼頭！」

「我是小鬼頭，你是大傻瓜！」

「我不想跟你吵，」吳樂嘉說着就輕輕地推開我：「走開吧。」

「不要推！」

「走開罷！」

「我跟你說：不要推！」

吳樂嘉拿着我的手，想拉我離開桌子；但我早已怒不可遏，抓住桌子腳，就把它翻倒了。「就這麼跟你說！」於是所有的瓷器有水晶裝飾品都嘩啦的一聲，飛到地板上去了。

「可惡的小鬼頭！……」吳樂嘉叫喊着，一面還竭力想去挽回那墜下的什物。

「現在我們之間的一切都完啦，」我從房裏走出時，想道。「我們永遠不會和睦了。」

直到晚上，我們都沒有交談一句，我感到自己是有過錯的，連瞅他一眼都害怕，整天裏，什麼事也不能做；吳樂嘉却相反，他仍然好好地學習着，而且，跟平常一樣，用罷餐便跟女孩子們談談笑笑。

教師剛一上完課，我便從課堂裏走出來，因為單獨跟哥哥待在一起，我覺得可怕，難過，慚愧。晚間的歷史課以後，我挾着練習簿朝門口走去，從吳樂嘉身邊經過時，雖然我想去跟他和好，但我還是高傲地極力裝出惱怒的臉孔。正在這時候，吳樂嘉却抬起頭來，浮着一絲幾乎看不出的，親切而嘲弄的微笑，大胆地望着我。我們的眼光相遇了，我曉得他瞭解我，也瞭解我的曉得他瞭解我；然而一種難以克制的感情却使我避開了。

「尼古林伽！」他用那最平常的，毫不動人的聲調對我說道。我惱怒惱得夠啦。假如我冒犯了你，就請原諒罷。」

於是他把手遞給我。

彷彿正當我往上升騰時，却有個東西猛然壓住我的胸脯，扼住我的呼吸似的；但這種情況僅僅繼續了一秒鐘，眼睛一湧出淚水，我就輕鬆過來了。

「饒恕……我罷，吳樂……嘉！」我緊握着他的手，說。

可是吳樂嘉却這麼看着我，似乎他無論如何也不明白，為什麼我的眼眶裏

竟有了淚水……

第六章 瑪莎

我對事物的見解發生了許多改變，可是，在我自己看來，其中沒有一種改變，是像這一次的改變那麼顯著的，由於這次改變，我就不再把我們的婢女當中的一個看做是奴隸，而看做是能夠在某種程度以內，寄託我的安甯和幸福的女人了。

從我記得起自己的時候起，我也就記得我們家裏的瑪莎，然而，在那樁使我對她的見解完全改變的事件（我立刻就要敘說的）以前，我從來也沒有稍為注意過她，當我十四歲時，瑪莎約莫二十五歲；她是個姣美絕倫的女人；但我害怕描寫她，我害怕，爲的是再不要想起那迷人的，蠱惑的形像，那是當我熱戀她的期間在我的想像中所構成的。爲了不致引起誤會，我只是說：她是出格地白皙，長得極漂亮，但已經是個壯年女子，而我却不過十四歲。

有一次，在那樣的時候，即是，把功課拋在一邊，極力只沿着一條地板裂縫在房裏散步，或者唱些不和諧的曲子，或者在桌子的邊沿塗上墨水，或者毫無意思地重複某句格言——一言以蔽之，就是在那樣的時候，那時理智拒絕工作，而想像力却佔了上風，尋找着對象——這時候，有一次，我走出課堂，沒有任何目的，下樓到遊戲場上去。

有人穿着平底鞋順着樓梯的另一個轉角走上來。我當然想知道這是誰，而脚步聲却突然停止，於是聽到瑪莎的聲音：「您走開罷，您這麼玩皮，要是瑪利亞·伊凡洛夫娜一來——難道還有好事情？」

「她不會來的，」吳樂嘉的聲音輕輕地說，這之後，又聽了騷動聲，大約是吳樂嘉想擋住她的去路。

「噯，您的手往那兒摸？不要臉的！」然後瑪莎就從我身旁疾奔而過，她的領巾給扯開到一邊，從那下面可以看到雪白而豐滿的頸脖。

我無法描出，這一發現令我驚訝到什麼程度，但驚訝的感覺很快就讓位，

轉而同情起吳樂嘉的行爲來了：令我詫異的，已經不是他的行爲的本身，而是：他怎樣懂得幹這玩意的樂趣的。於是我也不由得想摹仿他了。

有時，我整個鐘頭整個鐘頭地消磨在遊戲場上，毫無意義地，聚精會神地傾聽着樓上所發生的最細微的響動；可是我決不強制自己去摹仿吳樂嘉，雖則這是我最高樂意的事。有時，我躲在房門背後，懷着豔羨和嫉妬的痛苦心情，細聽着婢女室裏所掀起的騷動，我想：假使我去到樓上，也像吳樂嘉似的要吻瑪莎，那末我的際遇將如何呢？當她問我需要何物時，鼻子寬大，額髮突出的我，將說些什麼呢？有時我聽到瑪莎對吳樂嘉說：「您要討罵啦！您老纏着我，倒底爲了什麼呀！從這兒滾開罷，這麼一個淘氣精……爲什麼尼古拉·彼得洛維奇從不上這兒來，也不胡鬧……」她不知道，尼古拉·彼得洛維奇這時正待在樓梯下面，只要能取淘氣精吳樂嘉而代之，他準備放棄世間的一切哩。

我生來便很羞怯，復因自信容貌醜陋，我的羞怯就更益增長了。我相信，

對於一個人的志向能有這麼顯著的影響的，無過於他的外貌了，而與其說是外貌本身，還無甯說是自信外貌的動人與否——這種信念，影響人。

但是，要適應自己的論斷，又未免傷了我的自尊心，於是，我就像那要自己相信葡萄尚未成熟的狐狸一般（註），聊以自慰，即是，極力輕蔑因貌美而獲得的一切快樂（在我的心目中，吳樂嘉就是享有這種快樂的，那是我從心坎裏羨慕着的），傾注全副精神來在高傲的孤獨中尋找滿足。

（註）狐狸嗜葡萄而不可得，便自言自語道：它還沒有成熟哩，聊以自慰。事見伊

索寓言。

第七章 沙彈 (註)

「我的天，火藥！……」咪咪叫喊道，聲音因為激動而喘息着。「你們幹什麼？你們想燒房子，把我們全都害死嗎……」

於是，她帶着一種難以描繪的剛毅的表情，命令大家站在一邊，然後用闊大而堅決的步態，朝那撒滿一地的沙彈走去，而且，不顧那可能因突然爆炸而產生的危險，開始用腳去踐踏它。當依照她的意見，危險業已過去時，她就叫米海依來，命他把這全部的「火藥」丟到遠遠的什麼地方去，或者，最好是丟到水裏去，然後驕傲地擺動着頭巾，走向客廳去了。「照管得真好！」她嘖嘖咕咕道。

(註) 獵鎗所用，形小而圓，以鉄或鉛製成，亦有稱為鉄沙子，彈子或鉄丸或鉄珠者。

爸爸從廂房來，我們便跟他一道上外祖母那兒去，去時咪咪已經坐在她的房裏的窗子附近，帶着神祕而呆板的表情，嚴厲地望着門邊。她的手裏拿着一樣東西，是用好幾層紙包起來的。我猜這就是那莎彈，外祖母一定早已什麼都知道了。

在外祖母房裏的，除開咪咪以外，還有婢女珈莎，由她的愠怒的，漲紅的臉孔，可以看出她的心緒的惡劣，還有醫生布留明達尼，一個矮小而面孔微麻的人，他徒然地極力鎮定珈莎，用眼光和腦袋對她做着神祕的暗號，要她和解。

外祖母自己微微側着身子坐着，正在玩帕新司（註）——「旅行者」，它通常總是她的情緒十分惡劣的表徵。

「今天您覺得怎麼樣，Maman？睡得好罷？」爸爸恭敬地吻着她的手，說。

（註）Patience：一人獨玩之紙牌戲。

「很好，我親愛的；您大概知道，我向來都是十分健康的。」外祖母用這樣的音調回答着：彷彿爸爸的問題乃是最不得體和最冒犯她的問題似的。「哦，您願意給我一塊乾淨的手帕嗎？」她轉問珈莎，接下去說。

「我給過您啦，」珈莎指着放在安樂椅把手上的雪白的蕙紗手帕，說。

「請拿開這塊骯髒的破布，給我一塊乾淨的罷，我親愛的。」

珈莎走近衣櫥，抽出抽屜，而後使勁地關上它，至於房裏的玻璃都鏗然震動了。外祖母嚴峻地向我們大家瞥了一眼，又繼續專注地盯着那婢女的一切動作。當她仍舊把原先那塊手帕（我想是這樣的）遞給她時，外祖母說：

「您什麼時候纔給我研鼻煙呀，我親愛的？」

「有工夫就研。」

「您說什麼？」

「今天就研。」

「要是您不願服侍我，我親愛的，您就該這麼說呀，我也許早就叫您自由

啦。」

「隨您的意罷，人家不會哭的哩。」婢女輕輕地嘟囔道。

那時醫生又向她使眼色，但她却這麼憤怒而堅決地瞪着他，至於他立刻就低下頭來，只管弄自己的鑄鑰了。

「您瞧，我親愛的，」在珈莎繼續嘟囔着，從房裏走出去的時候，外祖母對爸爸說。「在我家裏，他們是怎麼跟我說話的啊？」

「Maman，讓我來給您研鼻煙罷。」爸爸說道，他顯然是被這個意外的轉變弄得很有難了。

「不，謝謝您；她所以這麼無理，是因為她知道，除了她，誰也不會研出我所喜歡的鼻煙來。我親愛的，」沉默了一會兒以後，外祖母接着說，「您的孩子們今天差點兒要燒起房子來啦，您知道嗎？」

爸爸懷着一種尊敬的好奇心望着外祖母。

「唔，這就是他們弄的玩意兒。拿給他看看罷，」她轉向咪咪，說道。



。了笑禁不，裏手在拿彈沙把爸爸

爸爸把沙彈拿在手裏，不禁笑了。

「這是沙彈啊，Ma man，」他說，「這毫無危險的。」

「非常感謝您的開導，我親愛的，不過我已經太老啦」

「神經病，神經病！」醫生悄悄地說。

於是立刻就對我們道：

「你們在那兒拿到這

玩意的？怎麼敢用這樣的東西玩兒嗎？」

「不用問他們，應該問他們的『師傅』去，」外祖母道，她特別輕蔑地說出「師傅」這個字。「他是管什麼的？」

「吳里潔瑪爾（註一）說，是卡爾·伊凡雷奇親手交給他這些『火藥』的。」咪咪搶着說。

「您瞧，他是個多好的人喲，」外祖母接下去說，「他在那兒，這位『師傅』？他叫做什麼？叫他來這兒罷。」

「我讓他作客去啦。」爸爸說。

「這是不合理的，他應當經常在這兒纔是。孩子不是我的，而是您的，我也沒有權利來勸告您，因為您比我聰明呀，」外祖母繼續着，「不過我以為，應當給他們請一個家庭教師，而不是一個『師傅』，一個德國的村夫。是的，一個愚蠢的村夫，他除了一些歪邪的舉動和提羅爾（註二）的歌曲之外，什麼也不能教給他們。我來問您，孩子們會唱提羅爾歌曲，是非常必要的麼？可是，

現在是無人想到這些事了，您可以隨意去做了。」

「現在」這個字是意味着：他們沒有母親啦，這就在外祖母的心裏喚起了悲痛的回憶——她把眼光落在帶肖像的鼻煙盒上，沉思起來。

「我早已想到這一層啦，」爸爸急忙說，「想跟您商量商量，Maman：我們好不好請 St. Jerome (註三) 來，就是現在給他們教課的那位 (註四)？」

「你這樣做好極啦，我的朋友，」外祖母說道，「已經不是以前說話的那種不高興的聲調了。」聖·熱洛姆至少是一個 Gouverneur (註五)，他懂得怎樣來教導 Des enfants de bonne maison (好家的孩子)，而不是一個愚笨的 Menin (註六)，「師傅」，那是只適於領他們去玩的啊。」

「我明天就跟他說去。」爸爸說。

果然，這次談話以後，經過兩天，卡爾·伊凡雷奇就把自己的位置讓給那年輕的法國花花公子了。

(註一) 吳樂嘉的愛稱。

(註二) 奧地利地名

(註三) 聖·熱洛姆。

(註四) 當時貴族家庭多半同時聘請好幾位教師來教育自己的子女，但其中有一位是主要的，除教課外，還負有管理之責，現在就是想把聖·熱洛姆從專科教師升為主管的教師。

(註五) 官員。

(註六) 平民。

第八章 卡爾·伊凡雷奇小史

卡爾·伊凡雷奇跟我們永別的前夜，穿着他那件棉質睡衣，戴一頂紅色小帽，站在床邊，上身彎在皮箱上，細心地把自己的什物裝進箱裏去。

最近以來，卡爾·伊凡雷奇待我們似乎特別淡漠：他好像在避免跟我們發生任何關係。就說此刻罷，當我走進房裏時，他蹙額看我一眼，又只管做他的事情去了。我在自己的床上小睡，而以前嚴禁這麼做的卡爾·伊凡雷奇却什麼也沒有跟我說。我想，他再也不會罵人，不會阻撓我們啦，現在他沒有一件事與我們有關啦——這種念頭，很快就令我想起當前的離別。他對我們的厭惡很使我悽然，我想問他表明這種感情。

「請您許可我給您效勞罷，卡爾·伊凡雷奇，」我走近他，說。

卡爾·伊凡雷奇向我看了一眼，就又避開了，但是，在他向我投來的匆促

的一瞥中，我所讀到的並不是淡漠（其實我是把他的冷靜解釋爲淡漠了），而是由衷的，深刻的憂鬱。

「上帝會看見一切和知道一切的，一切都要聽從他的神聖的意旨，」他直挺挺地站着，深深地嘆息着，說。「是的，尼古林伽，」他注意到我望着他時，是流露着同情的表情，便接下去說。「從我的幼年起，一直到死，都是個倒霉的人——這就是我的命運。我以善心待人，而人家却往往以惡意報我，我的報答不在這兒，而在那邊，」他說時指着天。「假如您知道我的歷史，以及我這一生所遭遇的一切呀！……我當過鞋匠，當過兵，當過『逃兵』，當過廠主，當過教師，現在我是零！四顧茫茫，上帝之子的我，何處是安身之所啊！」他結束道，於是閉上眼睛，倒進自己的安樂椅裏。

卡爾·伊凡雷奇傷感無已，他並不注意聽者，似乎他是對自己吐露真情；我看到這一切，便默然地坐到床上，眼光不離他的良善的面孔。

「您不是小孩，您已經懂事了。我要把我自己的歷史以及我這一生遭遇的



！了人的霧倒個是就裏肚娘在還我

一切告訴您。總有一天，您會記起我這老朋友的，他是非常愛您的啊，孩子！……」

卡爾·伊凡雷奇把手支在他身邊的小桌上，嗅着鼻煙，眼睛往上面轉動一下，使用那種特殊而有節奏的，他平常叫我們聽寫時所用的喉音，這樣開始了自己的敘述：

「我矮（還）在我兩（娘）都（肚）裏就是個逃（倒）霧的人了！—Das Unglück verfolgte mich schon im Schosse meiner Mutter!」他更益充滿感情地重說一遍。

接着卡爾·伊凡雷奇就按着同一順序，帶着那同樣的表情，用那經常不變的音調，對我重複地講述自己的歷史，因此，我希望

幾乎逐字地把它轉述出來，當然要除掉那些語言上的謬誤，關於這，讀者是能夠依照第一句話而加以類推的。這是否確實是他的歷史，或者是當他在我們家裏過孤獨生活的期間所產生的，由於經常重複，於是連他自己也信以為真了的幻想作品，或者他只是將自己一生的真實事件加以紋飾，而成爲傳奇式的故事——我至今尚未決定。一方面，要不相信它罷，但他在講述自己的歷史時，却帶着極其動人的感情，加以條理井然，首尾一致，而這正是一件可能的事實的主要特徵；另一方面，在他的歷史中，又有着過多的詩一般的美，正因爲這些美纔引起了懷疑。

「在我的血管中流着馮（註）·索麥布拉特伯爵的高貴血液！In meinen Adern fließt das edle Blut des Grafen von Sommerblat! 我的娘結婚之後六個禮拜就生了我。她的丈夫（我叫他做爸爸的）是索麥布拉特伯爵的佃戶。他不能忘掉我娘的恥辱，所以就不愛我。我有一個小兄弟Johann和兩個妹妹，然而我

（註）「馮」是德國貴族的尊稱。

在自己家裏却是個外邊人！Geh war ein Fremder in meiner eigenen Familie！
當Johann有了過失時，爸爸卻說：『有了卡爾這孩子，我就一刻不能安甯！』
我受人斥罵和處罰。妹妹們彼此惱了怒，爸爸也說：『卡爾這孩子將來決不聽話的！』我受人斥罵和處罰。只有我那良善的娘一個人疼我，關切我，她時常
跟我說：『卡爾！到我房裏來罷，』於是她悄悄地吻我。『可憐的，可憐的卡爾啊！』她說道，『誰也不疼你，可是您在我心裏的位置，是誰也代替不了的。你娘要求你一件事，』她跟我說，『你要學好，永遠做個正直的人，上帝不會拋棄你的！Trachte nur ein ehrlicher Deutscher zu Werden—sagte sie—
und der liebe Gott Wird dich nicht verlassen！』於是我就努力啦。當我滿十四歲時，我可以行聖餐禮了，我娘對我爸爸說：『卡爾成了大孩子啦，古斯塔夫，我們怎麼安排他呢？』爸爸却說：『我那知道。』那時娘就說道：『我們送他到城裏蘇尼茲先生那兒去，讓他做靴匠去罷！』爸爸說：『好的，』 und mein Vater sagte 'gut'。我在城裏皮匠師父那兒待了六年零七個月，主人很

喜歡我。他說：「卡爾是個好工人，他很快就會做我的Geselle（徒弟）的！但是……人只是瞎猜，上帝却能支配……一七九六年，規定要Conscription（徵兵）了，一切能夠服役的，從十八歲到二十一歲，全給召集到城裏來。」

「爸爸帶着弟弟Johann來到城裏，於是我們就一道去抽Loos（籤），決定誰當Soldat（註），誰不當Soldat。Johann抽着一個倒霉的號碼——他應該當Soldat，我抽着一個好號碼，我不應該當Soldat。爸爸便說：『我只有兩個兒子，我却要跟他們分別啦！Geh nante einen einzigen Sohn und von diesem muss ich mich trennen!』」

「我拿着他的手，說道：『爲什麼您這麼說，爸爸，請您跟我來，我想對您說幾句話。』那末爸爸就來了。爸爸來了，我們走進一家酒館，在一張小桌子旁邊坐下來。『給我們來一對Bierkyg（一杯啤酒）罷。』——我說，不久就有人給我們拿來了。我們一小杯一小杯地喝着，弟弟Johann也喝啦。」

「『爸爸！』，我說『請您不要這麼說，說您只有一個兒子，您却要跟他分別啦，當我聽見這個話的時候，我的心都要跳出來啦。Johann 弟弟不去服役——我去當Soldat 去！……卡爾在這兒是誰也不需要，卡爾去當Soldat 去！』」

「『您是個正直的人，卡爾·伊凡雷奇！』爸爸對我說，並且吻我，『Du bist ein braver Bursche!』 sagte mir mein Vater und kussste mich。」

「於是我就當起兵來了！」

第九章 續前

「那時是一個可怕的時代，尼古林伽，」卡爾·伊凡雷奇接着說，「那時有個拿破崙。他想征服日耳曼，而我們就保衛自己的祖國，直到最後一滴血！
und wir vertheidigten unser Vaterland bis auf den letzten Tropfen Blut!

「我到過烏里姆，我到過奧斯特尼茲，我也到過華格拉姆——ich war Herz Wagram!」

「難道您也打過仗嗎？」我驚訝地望着他，問道。「難道您也殺過人嗎？」

關於這點，卡爾·伊凡雷奇立刻就叫我安心了。

有一次，一個法國 Grenadier (註) 落了伍，倒在路上，我拿着鎗跑來，想刺

死他，Aber der Franzose warf sein Gewehr und rief bardon, (可是法國人丟開自己的鎗，懇求饒命)，我就放過他了。

「在華格拉姆地方，拿破崙把我們逼到一個島上，圍得我們無處求援。我們三天三夜沒有進過飲食，我們站在深可及膝的水裏。可惡的拿破崙既不攻我們，也不放過我們！und der Bosewicht Napoleon Wollte uns nicht gefangen nehmen und auch nicht freilassen!

「到得第四個晝夜，感謝上帝，我們都給俘虜過去，押送到一個堡壘裏面。我身上穿一條藍褲，一件上等呢子軍衣，還有十五個牠勒(註一)，和一隻銀錶——爸爸的贈品。法國Soldat把我的一切都拿去了。算我運氣好，我還有三個車爾沃涅茲(註二)，那是我的娘替我縫在襯衫裏邊的。誰也沒有發現它！「我不願長久地在堡壘裏待下去，於是決心逃跑。有一次，是一個大節

(註一) Thaley | 種日耳曼銀幣。

(註二) Tcherwonetz | 種金幣。

日，我跟那看守我們的軍曹說：『軍曹先生，今天是大節日，我很想紀念紀念它。請您給拿兩瓶葡萄酒來，我們一道來喝罷。』軍曹說：『好的』軍曹把酒拿來，我們就一杯一杯地喝着，這時我抓住他的手，說：『軍曹先生，您也許有父母罷？……』他說：『有哩，馬威先生……』——『我的父母，』我說，『八年沒見過我啦，他們不知道，我還活着呢，或者我的骨頭早已埋進大地了。啊，軍曹先生！在我的襯衫裏，有兩個車爾沃涅茲，請你拿去，放了我罷。那您就是我的大恩人，我娘會終生給您禱告全能的上帝的。』

「軍曹喝完一杯酒，說：『馬威先生，我非常地愛您，同情您，可是您是俘虜，而我是Soldat呀！』我握着他的手，說道：『軍曹先生！』gech drückt ihm die Hand und sagte: 'Herr Sergeant!''

「於是軍曹說：『您是不幸的人，我那能拿您的錢，不過我一定幫忙您。等我去睡覺的時候，您就買一桶麥酒給弟兄們喝，叫他們呼呼地睡去。我不看着您好了。』」

「他這人心腸真好哩。我買來一桶麥酒，等Soldat們都喝得爛醉，我就穿上長靴和一件舊外套，悄悄地走出房門。我本想越牆而出，但那兒有水，我不願弄溼最後一套衣服，所以就朝大門走去。」

「衛兵背着鎗auf und ab（來回地）走着，看着我。『Qui vive?』 sagte er auf einmal,（『誰在走？』他突然問道。）我不作聲。『Qui vive?』 sagte er zum zweiten Mal,（註一）我還是不作聲。『Qui vive?』 sagte er zum dritten Mal,（註二）我拔腳就跑。我〇（跳）進灰（水）裏，爬到對片（面）去，於是就跑掉了。Ich sprang in's Wasser, kletterte auf die andere Seite und machte mich aus dem staube,

「我沿着大路跑了一個通宵，天亮的時候，我怕人家認識我，便躲進高高的裸麥裏面去。我在那兒跪着，兩手交疊在胸前，感謝着上帝的救助，然後就

（註一）「誰在走？」他第二次問道。

（註二）「誰在走？」他第三次問道。

安謐地睡去了。Ich dankte dem Allmächtigen Gott für Seine Barmherzigkeit und mit beruhigtem Gefühl schlief ich ein。

「到晚上我纔醒來，於是再往前走。忽然有兩匹黑馬駕着一部德國式的大馬車，向我追來。車裏坐着一個衣着考究的人，正在抽煙，眼睛盯着我。我慢慢地走，好叫馬車追過我，可是我一走得慢，車子也走得慢，那人還是盯着我；我走得快，車子也快，那人仍舊儘盯着我。我在路上坐下來，那人也叫自己的馬停着，始終是盯着我。『老弟，』他說，『這麼晚啦，您上那兒去？』我說：『我到佛蘭克古爾特去。』——『來我車裏坐罷，有位子哩，我送您去罷……爲什麼您身邊一無所有，您的鬍子也沒刮，您的衣服上又有泥巴？』當我跟他坐在一起時，他對我說。——『我是窮人呀，』我說，『我想到什麼工張（廠）裏幫工去；至於我的衣服上有泥巴，是因爲我在路上跌了一交的原故。』——『您說的不是老實話，老弟，』他說，『現在路上很乾爽哩。』

「我啞口無言了。」

「您老老實實告訴我罷，」那好人跟我說，「您是做什麼的？從那兒來？我看您這樣兒還很叫人喜歡，如果您是個正直的人，我會幫您的忙哩。」

「於是我就把一切都告訴了他。他說：『好的，老弟，跟我到我的繩索工廠（廠）去罷。我給您工作，給您衣服和錢，您在我那兒待下去罷。』」

「我就說：」『好罷。』

「我們來到繩索工廠，那好人跟他的妻說：『這位老弟曾經爲自己的祖國戰鬥過，後來從俘虜中逃跑了；他既沒有家，也沒有衣服和麵包，讓我們這兒待下去罷。請您給他一套乾淨的內衣，給點東西他吃罷。』」

「我在那繩索工廠待了一年半，我的主人非常喜歡我，他簡直不願放我走啦。我過得很好。那時我是個美男子，我年紀輕輕，身材魁梧，淺藍色的眼睛，羅馬式的鼻子……馬丹L……（我不能說出她的名字），我的主人的妻，是一位年青貌美的太太，她愛上我啦。」

「當她看見我的時候，她說：『馬威先生，您的娘叫您什麼的？』我說：

「Karlchen」。

「於是她說：『Karlchen!請坐到我身邊來。』」

「我就坐到她身邊去。她說：『Karlchen!您吻我罷。』」

「我吻了答（她），答（她）說：『Karlchen!我是這麼愛您，我再也忍不住啦!』答（她）全身都戰慄起來了。」

卡爾·伊凡雷奇說到這兒，做了一個長時間的休止，他轉動着那良善的，淺藍的眼睛，微微地搖着頭，便像人們在愉快的回憶的影響下泛出微笑那樣，莞然笑了。

「對啦，」他在安樂椅裏恢復了原狀，裹緊自己的睡衣，重新開始道。「我一生中，甘的苦的都嘗過不少，這就是我的証人，」我指着那掛在他的床上的，繡在帆布上面的基督聖像，說。「任何人都不敢說卡爾·伊凡雷奇是個正直的人！L先生以善心待我，我可不願昧着天良。對他忘恩負義……所以我決定從他那兒逃走。晚上，等一切人都已就寢，我給主人寫了一封信，把它放

在自己房裏的桌子上，就拿了衣服和三個牠勒，悄悄地走到街上。誰也不會看見我，於是我就沿着大路走了。L

第十章 續

「我九年不見親娘，不知道她是活着呢，或者她的骨頭早已埋進大地了。我踏進自己的祖國。當我來到城裏時，我就問，做過索麥布拉特伯爵的佃戶的那個古斯塔夫·馬威，住在那兒？人們對我說：『索麥布拉特伯爵死啦，古斯塔夫·馬威於今住在大街上，在經營一家小苟（酒）店。』我穿着自己的新背心，和廠主送我的講究的大禮服，頭髮梳得漂漂亮亮，到我爸爸的小酒店去了。妹妹 Mariechen 正坐在一張長椅上，她問我要什麼？我說：『可不可以在這兒喝一杯苟（酒）？』她說：『Vateri (註) 一位青年客人要一杯苟（酒）。』爸爸道：『你就給那位青年客人一杯苟（酒）呀。』我在一張桌子旁邊坐下來，喝着那杯苟（酒），抽着煙斗，儘瞧着爸爸，Mariechen，和那也走進店裏了

的 Johann。談話之間，爸爸跟我說：『老弟，您想必知道，於今我們的軍累（隊）紮在那兒？』我說道：『我自己就是剛從軍累（隊）裏出來的，於今它紮在 Wien（註一）附近哩。』——『我們有個孩子，』爸爸說，『是個 Soldat，他九年不跟我們通音訊啦，我們真不知道他是生是死哩。我的妻老是哭他……』我抽着煙斗，說：『令郎叫什麼名字？他在那兒服役？也許我認得他哩……』——『他叫卡爾·馬威，他在奧地利輕騎兵隊裏服役，』我的爸爸道。妹妹 Mariechen 說：『他是個高高大大的美男子，正跟您一樣。』我就說道：『我認得你們的卡爾的。』——『Amalia!』 sagte auf einmal mein Vater（我的父親突然說），『快上這兒來，這兒有一位老弟，他認得我們的卡爾哩！』於是和（我）底親來（愛）的娘從後練（面）的房屏（門）裏出來了。我立刻就認識了答（她）。『您認得我滿（們）的卡爾，』答寫（她說）（廣）（望）着和（我），玄信（全身）都創（蒼）白了……她發……抖啦！（註二）……『是的，我見過他。』我說，不敢抬頭看她一眼，我的心要蹈（跳）出來了。——『我的

卡爾還活着！」娘說，「謝天謝地啊！他，我親愛的卡爾，在那兒？要是我還能看見他，我親愛的兒子，一次，我死也瞑目了；可是上帝不願如此呀，」於是答（她）哭啦……我實在信（忍）不住啦……「娘啊！」我說道。「我就是您的卡爾啊！」於是答（她）就套（倒）在我的由（手）上了……」

卡爾·伊凡雷奇閉上眼睛，他的嘴唇戰慄着。

‘Mutter! — sagte ich, — ich bin ihr sohn, ich bin Ihr Karl! und sie stürzte mir in die Arme.’（「『娘啊！』我說：『我就是您的兒子，您的卡爾啊！』於是她就投入我的懷抱了。」）他略為鎮定下來，擦擦那沿着他的面頰流下的，大粒大粒的眼淚，重複一遍。

「然而，上帝不容我在自己的故鄉了此一生。我是註定倒霉的！ das ung-

（註一）維也納。

（註二）從「於是和（我）底親來（愛）的娘」起，原文有許多文法上的錯誤。卡

爾每說至激動處都有這種情形。

Lück verfolgte mich überall! (災難到處都追隨着我!)……我只在故鄉住了三個月。有一個禮拜天，我待在咖啡店裏，要來一杯啤酒，抽着煙斗，跟熟人們談Politik(註一)，談佛蘭茲皇帝，談Napoleon(註二)和戰爭，各人說各人的意見。在我們旁邊坐着一位陌生的先生，穿一身灰色Ueberrock(大禮服)，喝喝咖啡，又抽抽煙斗，什麼也不跟我們說。Er rauchte sein Pfeifchen und schwieg still. 當Nachtwächter(更夫)喊着說是十點鐘了的時候，我就拿起帽子，會了眼，回家去了。半夜裏，有人在叩門。我醒啦，就問：『誰在那兒?』‘Macht auf!’(『開門啊!』)我說：『告訴我是誰我就開。』‘Ich sagte: ‘Sagt wer ihr seid, und ich werde aufmachen.’ ‘Macht auf im Namen des Gesetzes!’(『爲了法律，請開開罷!』)門外的人說。於是我開了。兩個帶鎗的Soldat站在門外，一個穿灰色Ueberrock(大禮服)的陌生人走進房裏來，

(註一)政治

(註二)拿破崙

原來就是在咖啡店裏坐在我們旁邊的那位。他是密探！Es war ein spion!……

『請跟我走罷！』密探說。我說：『好的，』……我穿好長靴 und Pantalonen（和褲子），套上背帶，在房裏面徘徊。我心裏冒起火來，我想——他是個壞蛋！我的劍就掛在牆上，當我走近它的時候，我猛然抓住它，說：『你這密探，你來自衛罷！du bist ein spion, vertheidige dich!』Ich（我）右邊 gab ein Hieb（一下），左邊 einhieb（一下），摟（頭）上一下，密探就倒了！我拿了皮箱和錢，跳出窗口。Ich nahm meinen Mantelsack und Beutel und sprang Zum Fenster hinaus. Ich Kam nach Ems（我來到愛姆斯），在那兒，我結識了沙遜嵌（將）軍。他很愛我，向公使要來一張護照，便把我帶來俄國，教他的孩子們。沙遜嵌（將）軍過世後，您的母親就叫我去她那兒，她說：『卡爾·伊凡雷奇！我把自己的孩子都交託給您，望您愛他們罷，我決不會遺棄您的，我會安排您的晚年的。』於今她不在啦，一切都給忘掉啦。我服務二十年，於今到了晚年，却要沿街求食去……上帝會看到這個，知道這個的，這是

他的神幸（聖）的意旨，只有連（您）纔同情我，孩子！」卡爾·伊凡雷奇拿住我的手，把我拉到自己身邊，吻着我的頭，這麼結束道。

第十一章 一分

一年的喪期告終後，外祖母稍稍從悲哀的創痛中恢復過來，間或也接待客人了——特別是接待跟我們年齡相仿的孩子們。

十二月十三日是柳波契珈的生日，這天，還在午餐以前，珂爾娜珂華公爵夫人和她的女兒們，華娜亨和索列契珈，易林伽·戈拉浦以及伊文家的兩個小兄弟，都來我們家裏了。

這一夥人全聚在樓下，語聲，笑聲，匆急的脚步聲，早已傳到我們的耳鼓裏，但在早課完畢以前，我們却不能跟他們在一起玩。掛在課堂裏的功課表上，寫着：• Lurdi de 2 à 3, Maître d'Histoire et de Géographie; (禮拜一，自2至3——歷史與地理教師)；在放學之前，我們所要等候，要聽他的講，要送他出門的，便是這位 Maître d'Histoire (歷史教師)。已經兩點二十分了，

但是還沒有聽見歷史教師的音響，我懷着一種永遠莫見到他的強烈希望，眺望着他應當從那兒路過的街道，甚至也沒有看見他。

「大概列比潔夫今天不來了罷，」吳樂嘉說，他正在準備功課，這時把斯瑪拉格多夫氏的教本拋開一忽兒。

「願上帝開恩，願上帝開恩……否則我會莫名其妙哩……呀，那邊大概是

他來啦，」我用悲傷的聲音添說道。

吳樂嘉站起來，走近窗口。

「那里，這不是他，這是一位什麼老爺，」他說，「我們再等到兩點半鐘，」他伸伸懶腰，同時，跟他尋常在課餘休息時所做的那樣，搔搔腦頂，這麼補充道。「要是兩點半還不來，就去告訴聖。熱洛姆收練習簿。」

「他高興來——就——來罷，」我也伸着懶腰，雙手拿着卡丹諾夫氏的教本在頭上搖擺，說。

由於無事可做，我就把書本翻開到被擡定的地方，開始讀它。功課是冗長

而繁雜，我簡直摸不着頭腦，眼見得怎麼也記不住的了，加之我心裏又惱又恨，思想總不能集中在任何一個題目上。

我平日總認爲歷史是一門最無聊，最困難的課程，在前回上歷史課的時候，列比潔夫曾經在聖·熱洛姆面前告發我，在分數簿上只給我兩分（註），這是被認爲很不名譽的。其時聖·熱洛姆還對我說過，假如下一課我所得的不滿三分，便要受到嚴厲的處分。於是這一課就迫在目前了，憑心說，我是恐懼得厲害。

於是我就專心去閱讀那些生疏的功課，而當我聽到前廳裏脫套鞋的聲音時，不禁猛然一驚。我剛剛回頭一看，便瞧見那有麻子的，我所深惡痛絕的教師的臉孔，以及他那過於熟識的，難看的身段，出現在門口：他穿着一身藍色的，扣緊的，帶學會會員的鈕扣的燕尾服。

教師慢條斯理地把帽子擱在窗台上，練習簿則放在桌上，再用雙手分開自

（註）最高分數爲五分。

己的燕尾服的衣裾（好像這是非常必須的似的），然後纔喘息地坐上自己的位置。

「唔，諸君，」他一雙汗漬漬的手互相搓着，說道，「我們首先檢討一下上一堂所講的，接着我再把以後在中世紀所發生的事件介紹給你們。」

這即是說：請你們講一講功課罷。

正當吳樂嘉帶着熟悉功課的學生所特有的，毫不拘束而富於確信的態度回答他的時候，我毫無目的地走到樓梯上，但因不能下樓，我自然也就不想到遊戲場去了。然而我剛要佔住平日偷窺婢女室的地方——房門背後，那常是我的倒靛底原因的咪咪，却突然碰見我啦。「您在這兒？」他嚴厲地望了望我，然後望望婢女室的房門，然後又望望我，說。

我感到自己罪有應得。這一則因為不在課堂，二則又站在這麼一個不妥當的地方，所以沉默不語，垂着頭，內心懊悔之至。

「不，這還像什麼話！」咪咪說，「您在這兒幹什麼？」我一聲不響。」

不，這樣還行！」她的手指關節剝剝地叩着樓梯的欄干，重複道，「我要把一切都告訴伯爵夫人的。」

待我回到課堂時，已經差五分到三點了。教師好像不曾注意我的出出進進一般，正在對吳樂嘉講解下一課。當他結束了自己的講解，着手彙集練習簿，而吳樂嘉又走到另一間房裏去拿成績卡片（註一）的時候，一個愉快的念頭掠過我的腦際，以為一切都已完結，人家把我忘了。

但突然之間，教師浮着惡意的微笑轉向我啦。

「我希望您把功課都看過啦，」他搓着兩手，說道。

「都看過啦，」我回答說。

（註一）指由學生保存的成績卡片

（註二）指法王路易九世（一二一五——一七〇）。他曾於一二四八年發動第六次十字軍遠征，結果失敗，一時被拘於達米哀塔；一二七〇年，又發動第七次遠征，歿於沮尼斯；生前虔敬，以保獲教會之故，於一二九七年列為聖者。

「那末，麻煩您對我講講聖·路易（註二）十字軍的事罷，」他在椅子上搖動一下，又沉思地看着自己的腳，說。「您先給我講刺激法王發動十字軍的諸原因，」他揚起眉毛，用指頭指着墨水瓶，說道；「而後請給我說明這遠征的一般特徵，」他的手做了一個要捕捉什麼似的動作，添上一句；「最後，請說明這遠征對於歐洲一般國家的影響，」他說着時，用練習簿去拍桌子的左邊，「而特別是對於法蘭西王國的影響。」他拍一拍桌子的右邊，同時腦袋往右一偏，這麼結束道。

我屢次嚥口水，咳嗽，偏着頭，沉默着。之後又拿起放在桌上的鵝毛筆，開始撕裂它，但仍然沉默着。

「把這枝筆給我罷，」教師伸出手，對我說。「它還有用哩。嗯。」

「路……聖·樓（路）易是……是……是個……仁慈而聰明的皇帝……」

「誰呀？」

「皇帝。他想去耶路撒冷，於是將政權交給太后。」

「太后叫什麼？」

「布……布……蘭卡。」

「怎麼？布蘭卡(註)？」

連我自己也不禁啞然失笑了。

「噫，再不知道什麼了嗎？」他帶着譏笑口吻說。

我咳着嗽，只要腦子想到的一切，都信口胡說出來，反正這於我無損。教師一言不發，只用他向我奪去的那枝鵝毛筆，掃除着桌上的飛塵，同時專注地望着我的耳朵旁邊，補充道：「好的，挺括括。」我覺得自己什麼也不知道，語言全無倫次，看到教師既不阻止我，又不糾正我，我是異常地痛苦。

「爲什麼他想去耶路撒冷？」他重複我的話語這。

「因爲……由於……爲的……因爲是……」

我結結巴巴地口吃着，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我感覺，假若這可惡的教師

(註)「布蘭卡」——「淡黃色的馬」之意。

老是沉默下去，只用詢問的眼光望着我，則縱令待一整年，我也始終說不出一個字的。教師望着我有三分鐘光景，後來忽然在臉上露出深深悲哀的表情，用動人的音調，對這時進房的吳樂嘉說：

「把分數簿給我登記分數罷。」

吳樂嘉遞給他分數簿，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成績卡片放在它旁邊。

教師翻開了分數簿，用心蘸好筆尖，於是用漂亮的書法在成績與品行欄內，給吳樂嘉寫了五分。過後，他將筆尖停在我的分數欄上面，望望我，又抖了抖墨水，沉吟起來了。

突然，他的手輕輕一揮，在成績欄內便出現了畫得很漂亮的一分和一點，再一揮——品行欄內又是一分和一點。

教師細心地疊好分數簿子，然後站起來，往門口走去，似乎沒有注意到我那絕望，祈禱和責難的眼光。

「米海依勒·拉里奧雷奇！」我說。

「不，」他早已懂得我想跟他說的話，答道，「這樣就不能學習啦。我不願白白地拿錢哩。」

教師穿起套鞋和駝毛布的外套，不勝憂悒地圍上圍巾，似乎在我的事情發生之後，還會担心什麼一般。在他一揮筆，在我則是極大的不幸。

「上完課了麼？」聖·熱洛姆走進房裏，問道。

「唔。」

「教師對你們滿意麼？」

「唔。」吳樂嘉說。

「您得了幾分。」

「五分。」

「Nicolas (註) 呢？」

我不作聲。

「大概四分。」吳樂嘉道。

他知道，雖然是在今天這樣的情況下，也必須救救我。只要不像此刻似的我們家有客人，隨他們去處罰罷。

‘Voyons, Messieurs!’（「好啦，諸君！」）——聖·熱洛姆有一個習慣，即是說什麼話都要加上一個 Voyons——‘Faites Vortoittoilette et descendons.’（把你們的服裝整理整理，下樓去罷。）

第十一章 鑰匙

我們剛剛下樓招呼過一切客人，就給召喚到食桌旁邊去了。這個時期爸爸賭贏了錢，歡喜得了不得，他送給柳波契珈一套珍貴的銀器，午餐時，又記起他的廂房裏還留着一個糖菓盒子，也是準備送給壽童的。

「與其派人家，不如你去一趟罷，古古，」他對我說，「鑰匙都放在大桌子上的貝殼裏，知道麼？……你拿了它們，用那個最大的鑰匙打開右邊第二個抽屜。你在那兒找到那隻盒子和一些紙包糖，全拿到這兒來。」

「要給你帶雪茄麼？」我知道他在餐後總要派人去拿的，就問了一聲。

「帶來罷，可是注意，不要動我的東西啊！」隨後他又叮囑道。

我在指定的地方找到那一串鑰匙，正想打開抽屜，却看見那串鑰匙上吊着一個最小的鑰匙，我想知道它是開什麼的，於是開抽屜的事就給攔下來了。



。試一試來想就我，鎖掛把一着套面上

在堆滿一桌的
 五花八門的什物中
 間，在那桌子的圍
 欄附近，放着一隻
 有花紋的公文皮包
 ，上面套着一把掛
 鎖，我就想來試一
 試，那小鑰匙是否
 配得開它。這嘗試
 完全成功了，皮包
 打開了，我在那裏
 而發現一整堆的文
 件。好奇心是如此

富於說服力，它勸我去探知這是些什麼文件，以至我再不肯聽從良心的意見，而開始檢閱皮包中的東西了……

……

在我的內心，兒童對一切長輩，特別是對爸爸，的絕對尊敬的感情，是這麼強烈，以至於，在不自覺之中，我的理智，就摒棄了要把我所看到的做出任何結論的念頭了。我覺得，爸爸是應當生活在十分特殊的，優越的，我所不能理解，不能達到的社會層裏邊的，因而，就我這方面看來，要窺察他的生活之祕密，就好像是竊取聖物一般了。

因之，我在爸爸底皮包中所作的幾乎是偶然的發現，並未在我心裏留下任何明確的概念，除了自覺行爲不正的模糊的意識以外。我是又羞怯又難過啊。

在這種感情的影響下，我情願儘可能急速地關上皮包，可是，看來我是註定要在這個可紀念的日子裏，遭受一切可能的不幸的罷；我把那小鑰匙插

進鑰匙孔裏，却扭錯了方向，我以爲鎖已經鎖好，便抽出鑰匙——啊，可怕呀！——我手裏只有一個鑰匙把柄了。我極力使它跟那剩在鎖內的半截相合，並希望運用什麼魔術，把那半截從那兒弄出來，終是枉然；最後，我不得不信服了那種可怕的思想，卽是：我又犯了一樁新的過失了，那是爸爸今天一回到書房裏就會看得出的。

咪咪的告發，一分和鑰匙！不會有更糟的事情了。外祖母——因爲咪咪的告發，聖·熱洛姆——因爲一分，爸爸——因爲鑰匙……最遲不過今天晚上，所有這些人都要來折磨我了！

「我會受到什麼處分呢？！唉！我做了什麼事呀？！」我一邊大聲地說，一邊沿着書房的柔軟的地毯踱步。「呃！」我取出糖果和雪茄時，自言自語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於是我就跑到正屋裏去了。

這兩句宿命論的格言，是我幼年時從梨珂納那兒偷聽來的，它在我生平的一切困難的關頭，都對我發生過暫時安定我底心的良好影響。我踏進大廳的時

候，是處在一種多少有些惱怒和不自然的，然而却是異常愉快的心情之中。

第十三章 背信者

午餐以後，開始Petits jeux，我極其快活地參加了。玩着「貓兒和老鼠」時，不知怎的，我拙笨地在那跟我們一道玩着的，珂爾娜珂華家的女家庭教師後面飛奔着，却無意之中踩着她的衣服，把它撕破了。我看到所有的女孩子，特別是索列契珈，在瞧着那位教師帶着一付困惑的臉孔，走到婢女室去縫補自己的衣服時，是開心得了不得，於是決計叫她們再開一決心。由於抱着這麼一種獻媚的目的，所以那位教師一回到房裏，我就在它四周奔跑着，這樣的動作一直繼續到找得適當的時機，重新用脚跟絆住她的裙子，將它弄破時爲止。索列契珈和公爵小姐們好容易纔忍住了笑，這就滿足了我的願望，使我樂不可支；可是，聖·熱洛姆想必是察覺了我的詭計，他向我走來，蹙着眉頭（這是我不能忍受的），說，我大概不是好好生生遊戲的，如果我不放客氣點，則雖



.....。破弄它將，子裙的她住絆跟脚用

是節日，他也要叫我後悔莫及哩。

然而我却懷着惱怒的心情，有如一個在賭局中輸得超過老本的人，不敢計算自己所負的點數，雖則已經沒有撈回的希望，却還繼續把那絕望的牌葉打出去，只為的是不給自己以翻悔的時間。我厚起臉皮微笑着，從他的身邊走開去。

在「貓兒和老鼠」之後，有人又在籌劃一種遊戲，在我們那兒，那大約是叫做 Lange Nase（「長鼻子」）的。這種遊戲的要點，是把椅子擺成兩列，一張對着一張，男女舞伴分兩

組坐好，然後起舞，一場完畢，再選對象。

最年輕的公爵小姐每次都選中小伊文，卡倩珈或者選吳樂嘉，或者選易林伽，而索列契珈則回回都選塞涅夏，並且，叫我極端驚訝的是，當塞涅夏照直走去坐在她對面的時候，她居然一點也不害羞，她發着那可愛的，嘹亮的笑聲，又用頭對他做暗號，叫他猜測。而我呢，却誰也不選我。我明白我是無用的，多餘的，每一次，他們都定然是這麼談論着我的：還剩下誰？「就是尼古林伽呀！哪，你選了他罷。」——這是最侮辱我的自尊心的。因此，當我須要出場的時候，我要嗎就向妹妹，要嗎就向一個難看的公爵小姐，筆直走去，而且，不幸的是，每次都是如此。索列契珈大概是給塞涅夏。伊文佔去了，在她看來，我是雖有若無了。我不知道，我是根據什麼理由在心裏把她叫做「背信者」的，因為她並沒有對我盟過誓，說只選我，不選塞涅夏；可是我堅決地相信，她是最嫌惡的態度對待我的。

遊戲以後，我注意到，我所輕視的，然而我的眼光卻不能放過她的「背信

者」，正在跟塞涅夏和卡倩珈一道，躲在屋角裏祕密地談論什麼。爲要揭發他們的祕密，我就從鋼琴後邊偷偷地走去，於是看見下面的情形：卡倩珈手執着蘇紗手帕的兩端，做成一幅幕布的樣子，用它來遮住塞涅夏和索列契珈的頭。「不，您輸啦，現在就算帳罷！」塞涅夏說。索列契珈垂下雙手，恰像罪人似的站在他跟前，紅着臉說道：「那里，我並沒有輸，不對麼，M-lle Catherine (註一)？」——「我愛說老實話，」卡倩珈回答，「你輸啦，Ma chere (註二)。」

卡倩珈剛一說出這句話，塞涅夏便彎下身子，吻着索列契珈。他是那麼照直吻着她的薔薇色的小嘴唇啊！而索列契珈却笑啦，彷彿這是無所謂的似的，彷彿這是非常愉快的似的！可怕啊！哦，狡猾的背信者！

(註一) 卡泰林小姐

(註二) 我親愛的

第十四章 昏天黑地

我忽然感到對所有一切女性，尤其是對索列契珈，的輕蔑；我確信，這類遊戲毫無樂趣，它們只適合那般賤丫頭們，我極想亂吵一頓，做一次轟轟烈烈的，驚倒一切人的惡作劇。而這個機會立刻就到來了。

聖·熱洛姆跟咪咪談了些什麼之後，便從房裏出去了；我聽見他的腳步聲最初是在樓梯上，然後在我們頭頂上，朝着課堂的方向走去。我想，咪咪一定把上課時，她在何處見到我的事告訴過他，他一定是查成績簿去了。這時我真猜想不到，聖·熱洛姆一生之中，除開希望處罰我以外，還有什麼其他的目的。我在有一個地方讀過，從十二歲到十四歲的兒童，即是說，處在少年時代的過渡年齡的兒童，是特別嗜好放火甚至殺人的。當我回憶起自己的少年時代，尤其回憶起我在這倒霉的（就我說）一天裏的心情時，我十分清楚地瞭解

那做出最可怕的犯罪，以及無目的，無希望的加害什麼的可能性；然而這種可能性却是導源於好奇心，導源於不自覺的活動之慾望的。常有這樣的時候：當一個人認為將來是黑暗的，不敢想像的世界時，他就會完全停止自己內心的理智活動，而竭力使自己確信：將來是不會有的，過去也不會有過的。我瞭解，在理智不預先考慮意志的每一個決定，肉體的本能成爲生命的唯一原動力的此時，由於懵然無知而格外傾向於這種狀態的兒童，是會毫不躊躇與恐怖，掛着好奇的微笑，把火擺在自己的屋子底下，並且去吹它的，而睡在這屋子裏面的，正就是他的親愛的兄弟和父母。在這種暫時缺乏理智的影響之下——幾乎是滿不在乎地——十七歲左右的農家少年，細看着放在一張長椅附近的，剛剛磨好的斧頭的刀口，會突地掄起那斧頭，就朝那臉孔向下，睡在椅上的他的老父砍去，還懷着愚蠢的好奇心瞧着，從那被砍斷的頸脖迸出的鮮血，如何滴到椅子下面去；也是在這種本能的好奇心和缺乏理智的影響下，人會在這類事情上尋找某種滿足：站在懸崖的邊沿，心裏想：假使往下縱身一跳，將會怎樣？

或者把裝了彈的手槍擱在額角，心裏想：假使一扳槍機，將會怎樣？或者瞧着一位整個社會都對他唯唯聽命，必恭必敬的頭號要人，心裏想：假使走到他的跟前，擰着他的鼻子，說：「喂，乖，乖，乖，跟我走罷！」——又將如何？

就是在這種內心激動和缺乏思致的影響之下，當聖·熱洛姆下樓來對我說，說我品學皆劣，今天沒有權利待在這兒，要我立即上樓的時候，我便對他伸了伸舌頭，說，我不願離開這兒。

在最初一分鐘內，聖·熱洛姆由於驚異和憎惡，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C'est bien」（「好的」），他邊追我邊說，「我已經屢次立誓要處罰您啦，您的外婆卻要饒了您，可是，我看現在除了鞭子以外，是沒有東西能叫您服從的了，今天您是完全該打的。」

他說得這麼響亮，至於所有的人都聽到他的話了。血液異常有力地向我的心臟奔流，我感覺胸中怦怦作跳，紅暈從我的臉上消失，我的嘴唇也全然不由自主地戰慄了。這一瞬間，我定然是很可怕的，因之聖·熱洛姆便避開我的眼

光，疾速地向我走來，要抓住我的手，但我剛一感到他的手的接觸，就蠻幹起來，我忿怒得忘了自己，一掙出手來，便用我全部的兒童的氣力往他身上打去。

「你怎麼啦？」吳樂嘉恐懼而驚訝地望着我的舉動，朝我走來，說。

「你別管我！」我啜泣着對他叫道，「你們誰也不喜歡我，誰也不瞭解我是多麼的不幸！你們全是可惡的，討厭的，」我憤慨地轉身向着那一羣人，添說道。

但這時聖·熱洛姆帶着一付堅決而蒼白的臉孔重新走近我，我還沒有來得及準備自衛，他就已經用一個有力的動作，虎頭鉗子似的緊握住我的雙手，把我拖向一個什麼地方去了。我的腦筋激動得冥然昏去，只記得，我絕望地亂撞着腦袋和膝蓋，一直到再沒有了氣力的時候爲止，記得，我的鼻子屢次碰在誰的大腿上，而誰的大禮服又碰着我的嘴巴，我聽見從四方八面向我圍攏來的誰的脚步聲，閉着塵土和聖·熱洛姆身上發出的 *Violette*（紫羅蘭）的氣味。

過了五分鐘，貯藏室的門在我後邊關上了。

「華西里！」他用討厭的，勝利的聲音說，「拿鞭子來……」

第十五章 非非想

那時候，難道我想得到在遭逢了那一切災難之後，還能生存嗎？想得到還有安靜地回憶它們的一天嗎？……

想起我所做過的事情來，我簡直不能想像我將會受到怎樣的處置，可是我漠然地預感到，我是無可挽回地毀滅了。

最初，在樓下以及我的周遭，完全是寂靜統治着，或者至少，由於過度強烈的興奮，我是這麼覺得的；但漸漸地，我就開始辨得出各種音響了。華西里從樓下來，把一件什麼東西（好像是掃帚）丟在窗台上，打着呵欠，輪到櫃子上去了。樓下阿佛古斯特·安東雷奇（註）的嘹亮的語聲也了了可聞（他大概在說我），然後是小孩的聲音，再後是笑聲，疾走聲，經過幾分鐘，屋子裏的

一切都照舊活躍起來，彷彿誰也不知道，想不到我是坐在黑魃魃的貯藏室裏了。

我沒有哭泣，但在我的心頭有一塊石頭般沉重的東西橫亘着。種種思想與念頭風馳電掣般穿過我的病態的想像，可是關於我所遭遇的災難的回憶，卻不斷地破壞它們的奇妙的連續性，而我也重新踏進走頭無路的迷宮，不知道我當前的絕望的，可怕的命運了。

我時而想道，大家都嫌棄我，甚至仇視我，該是有什麼我所不知的理由存在罷（其時我堅信着，一切人，從外祖母到車夫飛利浦，都是仇視我，對我抱着幸災樂禍的態度的）。我自言自語道：我大概不是我父母的兒子，也不是吳樂嘉的兄弟，而是不幸的孤兒棄子，因為動了人家的惻隱之心，這纔給拾起來的罷——這種荒謬的想法不僅使我得到一種憂悒的慰藉，而且甚至像是完全可能的了。我快樂地想道，我的倒霉，並非由於我有過失，而是由於，從我出生的時候起，我的天命就是如此；我的命運，倒是很像不幸的卡爾·伊凡雷奇

命運哩。

「可是，既然我自己已經看穿了這個祕密，爲什麼今後還要掩飾它呢？」我自己對自己說，「我明天就到爸爸那兒去，跟他說：『爸爸！你想對我掩飾我出生的祕密，真是枉費心機哩，我知道它啦。』」他會說：『有什麼，我的朋友，你遲早會知道這件事的呀——你並不是我的兒子，而是我的養子，倘若你配受我的愛，那我決計不會遺棄你的。』我就對他說：『爸爸，雖然我沒有權利用這個名字稱呼你，可是我現在是最後一次用它了，我向來就很愛你，將來也是愛你的，我決不會忘記你是我的恩人，然而我再也不能待在你家裏了。這兒誰也不愛我，聖·熱洛姆更是咀咒我死。或者是他離開你的家，或者嗎就是我，因爲我不能担保自己啦，我恨這個人恨入了骨髓，我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我一定要殺了他！』又重說一句：『爸爸！我一定要殺了他！』爸爸開始向我求情，可是我搖着手，對他說：『不，我的朋友，我的恩人，我們不能住在一起啦，請放我走罷。』於是我擁抱着他，跟他說，不知爲什麼卻用的法語：

“Oh mon pere, oh mon bienfaiteur, donne moi pour la dernie're fois ta benediction et Que la volonte de Dieu soit faite.”（『啊，我的父親，啊我的恩人，請給我最後一次祝福罷，願上帝的意志實現罷。』）我坐在黑暗的貯藏室的箱子上，這麼想着，就啣啣大哭起來。但我猛然記起那等待着我的懲罰，一切事物纔回到現實世界裏來，轉眼之間，那夢想就煙消雲散了。

時而我又想像自己已經自由，置身於我們的家庭之外了。我加入驃騎兵隊去打仗，敵人從四面向我湧來，我腰刀一揮，便殺死一個，再一揮——便殺死第二個，第三個。最後我因為負傷和疲倦而神衰氣弱，倒在地上，高呼着：「勝利！」將軍馳近我的身旁，問道：「他——我們的救主，在那兒？」人們對他指着，他摟住我的頸脖，掛着欣喜的眼淚叫道：「勝利！」我康復了，我用一塊黑手帕細着手，在沿着特月爾斯基林蔭道散步。我是將軍啦！未幾皇上來歡迎我，他問：這位傷痕累累的青年人是誰？人們跟他說：這就是著名的英雄尼古拉呀。皇上走近我，說：「謝謝你。你若對我有求，無不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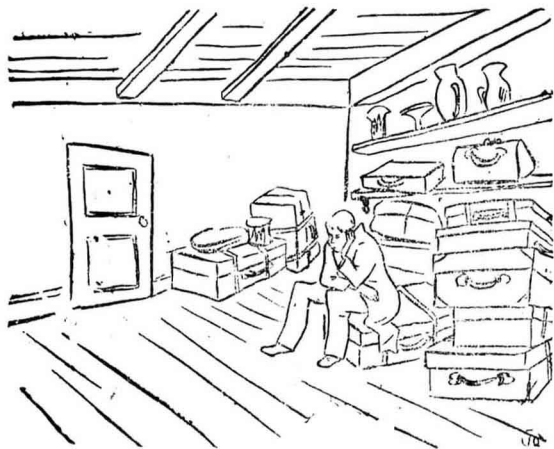
我恭敬地一鞠躬，倚在腰刀上，說道：「大王，我能爲自己的祖國流血，不勝榮幸，即令爲它而死，也所甘願；但是，假如你能許可我請求你，請求你一件事——許可我消滅我的仇敵，夷人聖·熱洛姆呀，那你真是大發慈悲了。我只想消滅我的仇敵聖·熱洛姆。」於是我嚴厲地站在聖·熱洛姆跟前，向他說：「我的災難，都是你造成的，*а геронк!*（跪下！）」但我突然記起，那真正的聖·熱洛姆時時刻刻都可能帶着鞭子走進來，我就再不把自己看作是拯救祖國的將軍，而是個悲慘的，可憐的人兒了。

時而我又想到上帝，我大胆地問他，爲什麼他要處罰我？「我似乎並未忘了早晚禱告，那末爲什麼要受苦呢？」我能夠確定地說，那曾在少年時代煩擾過我的宗教懷疑論，它的第一步，便是這時形成的，卻並非因爲災難刺激了我，使我憤憤不平，放棄信仰，而是因爲，在這個心亂如麻，孤居了一晝夜的期間，我所想到的，關於天意不公的思想，恰像落在雨後鬆土上的有毒的種子一般，急速地繁榮滋長起來，生了根了。

時而我又想到我一定會死的，於是活龍活現地想像着，當聖·熱洛姆在貯藏室裏發現的不是我，而是一具死屍的時候，他的驚駭的情形。我憶起娜塔麗亞·莎薇雪娜所講的故事，說是人死後四十天，靈魂纔離開家裏，就想像着我死後便是個看不見的魂魄，在外祖母家一切房間裏游來蕩去，竊聽柳波契珈的真摯的泣聲，外祖母的哀傷，以及爸爸跟阿佛古斯特·安東雷奇的談話。「他是個優秀的孩子哩，」爸爸眼眶裏含着淚水，說。——「不錯，」——聖·熱洛姆說，「但也是個大俏皮鬼。」——「您應當尊重死者，」爸爸說，「您就是他致死的原因，您恫嚇他，他受不了您對他的屈辱啊……滾你的罷，壞蛋！」

聖·熱洛姆便跪下來，哭着乞饒。四十天以後，我的靈魂就升天了；在那兒看見一個優美非凡的，雪白的，透明而修長的東西，我覺得這就是我的母親。這個雪白的東西包圍着，愛撫着我，但我感到不安，彷彿不認識她似的。

我說：「假如這真是你，請就你顯露得更好些，叫我能夠擁抱擁抱你罷。」她的聲音回答我：「我們這兒全是這樣的，我不能更好地擁抱你了。難道你覺得這



。上子箱的裏室藏的魅魅黑在然仍己自現發

樣子不好麼？」——「不，我覺得很好，不過你別撫摸我，我也不能吻你的手啦……」——「不必如此，在這兒，這樣就是極好的了，」她說，而我也感覺這真是極好的了，於是我們就愈飛愈高了。其時我大概已經甦醒，發現自己仍然在黑魅魅的貯藏室裏的箱子上，面頰叫眼淚弄得潮濕，毫無意義地重複這句話：「於是我們就愈飛愈高了」。我長久地使盡全力來弄明白自己的地位，但我的思想實質上似乎只是一團漆黑的，不可測度的遠景

。快樂的，幸福的夢想給現實的意識打破了，而我卻極力想再回到那裏而去；令我驚奇的是，我居然很快就納入以前的夢幻的軌道了，但我看到，要繼續它已不可能，而尤其驚奇的是，這繼續業已不使我感到任何快樂了。

第十六章 『玉不琢，不成器』

我在貯藏室度過一夜，誰也沒有上我那兒去；到了第二天，即是禮拜天，纔把我調到課堂旁邊的一間小房裏，又給鎖上了。我希望對我的處罰只以禁閉爲限，而我的思想，却因爲那甜蜜而雄壯的夢幻，那在窗玻璃的凝霜上躍動着的輝煌的陽光，和白天的街頭所常有的嘈雜等底影響，而開始平靜下來了。不過孤居畢竟是異常苦痛的：我想走動走動，將我心裏所鬱積的一切講給誰聽，但我的周遭却沒有一個人。這種情況，更因（好像故意跟我爲難似的）我不能不聽見聖·熱洛姆在自己房裏散步，同時泰然地用嘴巴吹着什麼開心的調子，而愈益令人討厭了。我完全相信，他全然不想吹口哨，他這麼做，僅僅是爲了叫我苦惱而已。

兩點鐘的時候，聖·熱洛姆和吳樂嘉走下樓去，梨珂納給我帶來午餐，當

我跟他談到我所惹起的禍害，以及那等待着我的懲罰時，他說：

「呃，少爺！不要傷心罷，『玉不琢，不成器』呀。」

雖然這兩句格言（此後它也曾屢次支持過我的堅韌精神的）叫我稍爲安慰，然而他給我送來的並不光是麵包和水，而是全份午餐，甚至還有生菜和洛桑乞克（註）——正是這種情況，又使我深深地沉思起來了。假如不給我送來洛桑乞克，那就表示對我的處罰只限於禁閉，但現在可以看出，我還沒有受到處罰哩，纔剛剛開始把我當作害羣之馬而跟其他的人隔離開來哩，處罰還在後頭哩。正當我埋頭解決這個問題時，一個鑰匙在我的牢房的鎖裏轉動着，聖·熱洛姆走進房裏，面容嚴肅而冷淡。

「跟我上外婆那兒去，」他並不看着我，說道。

我想在出房門以前刷一刷上衣袖子，因爲它給粉筆弄髒了，但聖·熱洛姆對我說，這是完全用不着的，似乎，在道德上我已經處在這樣一種悲慘的地

（註）一種圓而小的白麵包。

位，至於不配去關心自己的儀表了。

在聖·熱洛姆拉着我的手，領我經過大廳的當兒，卡倩珈，柳波契珈和吳樂嘉都望着我，那表情，正跟平常每逢禮拜一時，我們望着從我們窗子旁邊牽過的犯人那樣。而當我走近外祖母的安樂椅的時候，我想去吻她的手，她卻避開我，把手藏到短外套底下去。

「對啦，我親愛的，」沉默了好久好久之後，她說，而在這個沉默期間，她用那樣的眼光從頭到腳打量着我，以至叫我不知措手足了，「我可以說，您是非常尊重我的愛，而且使我得到真正的安慰的。聖·熱洛姆先生是應了我的邀請，」她拉長每個字音，增添道，「纔來教育你們的，可是現在他不願待在我家裏啦，因為什麼？就因為您，我親愛的。我總盼望您將來會感激他的教養和辛勞，」她略為沉默，又接下去，她所用音調，證明她的話語是適時地準備好了的，「會尊重他的功績，而您這乳臭未乾的孩子，小鬼頭，却胆敢對他無禮啦！很好！好極啦！連我也認為您不能以文明相待，必須格外用一種下賤的

方法啦……還不馬上求饒！」她指着聖·熱洛姆，用嚴厲的命令語氣添上一句：「聽見嗎？」

我隨着外祖母所指的方向望去，一看見聖·熱洛姆的大禮服，我的眼光就避開了；我一動不動地坐着，又開始感到煩燥了。

「怎麼，難道您沒有聽見我對您說的嗎？」

我渾身發抖，但還是坐着不動。

「古古！」外祖母說，她定然看出我所感到的內心的痛苦了，「古古，」她說，但那聲調，已經是，與其說是命令式的，無寧說是溫柔的了，「這是你嗎？」

「外婆！我決不向他乞饒……」我說道，却突然中止住，因為我感覺，倘使再說一個字，就無法抑制那壓迫着我的眼淚了。

「我命令你，我請求你。你怎麼啦？」

「我……我……不……願……我不能，」我斷斷續續地說，而猝然之間，

那鬱積在我胸膛裏的，被抵壓着的慟哭，便衝破了那扼制着它的障礙，爆發爲絕望的淚水了。

“C'est ainsi que Vous obéissez à votre seconde mère, c'est ainsi que vous reconnaissez ses bontés,”（「您總得服從自己的第二母親，總得報答她的恩愛呀。」）聖·熱洛姆用慘厲的聲音說，“à Genoux!”（「跪下！」）

「我的天，如果她（註）看見這種事呀！」外祖母說着就扭過臉去不望我，一邊擦着那湧出的淚珠。「如果她看得見……一切都好啦。是的，她受不了這種痛苦的，受不了的。」

外祖母越哭越厲害，我也眼淚盈眶，但是連想也沒想到要乞饒。

“Tranquillisez-Vous au nom du ciel, M-me la Comtesse,”（「看在上帝面上，請鎮靜鎮靜罷，伯爵夫人，」）聖·熱洛姆說。

然而外祖母已經不聽從他的話了，她用手蒙住臉，她的哭泣很快就變爲打

（註）指她的女兒，即尼古拉的已故的母親。

囁和歇斯特里亞了。咪咪跟珈莎帶着驚惶的面孔跑進房裏來，發出酒精氣味，突然間，整座屋子都掀起急步聲與耳語聲了。

「做您的事情去罷，」聖·熱洛姆說着就拉我上樓去。

我想：「我的天，我做了什麼呀！我是個多麼可怕的罪人呀！」

聖·熱洛姆剛跟我說過要我到自己房裏去，便匆匆下樓——我不明白自己在做着什麼，只管順着那通街上的大樓梯跑去。

我不記得，那時我是想棄家潛逃呢，還是想投水自盡；我只知道，我用手蒙住臉，誰也不看，就沿着樓梯儘往前跑。

「你上那兒！」忽然一個熟悉的聲音問我。「小鴿子，我正在找你哩。」我想從旁邊奔過去，但爸爸抓住我的手，厲聲說道：

「跟我來，寶寶！——你怎麼敢動我書房裏的皮包呀，」他把我帶進一間窄小的休息室裏，說，「噫？你幹嗎不出聲？噫？」他擰着我的耳朵，添說道。



。手的我住抓爸爸但，去過奔邊旁從想我

「我錯了，」我說，
「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弄的哩。」

「哦，你不知道你到底是怎麼弄的，你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他重複地說，每說一個「不知道」就扯一下我的耳朵，「以後你還管與你無干的事麼？還管麼？還管麼？」

我雖則感覺耳朵疼得厲害，却並沒有哭出來，

反而體驗到一種愉快的心情。爸爸剛剛放了我的耳朵，我便抓住他的手，含淚吻遍了它。

「請你再打我罷，」我一壁掉淚一壁說，「更用力些，打得更痛些罷，我是不肖的，我是討厭的，我是個不幸的人啊！」

「你怎麼啦？」他稍稍推開我，說。

「不，我決不走開，」我抓住他的大禮服，說道，「大家都恨我，我知道這個，可是，看在上帝面上，你聽我說罷：要嗎你就維護我，要嗎就把我從家裏趕出去。我不能跟他待下去啦，他想盡主意來屈辱我，命令我跪在他面前，還想打我。我不能這樣，我不是小孩子啦，我受不了這個，我死了罷，我自殺了罷。他對外婆說我不肖，她現在病啦，要是她因為我的原故有個一差半錯，我就……跟……他……看在上帝面上，請趕我出去罷……因……為……大家都……待我。」

眼淚使我感到窒息，我坐到沙發上，再也沒有氣力說下去，於是把頭倒在

他的膝蓋上面，放聲痛哭，我想，我恐怕要在那一瞬間死去了。

「你說什麼，胖娃娃？」爸爸傾向我，同情地說。

「他是我的壓迫者……虐待者……我死了罷……反正誰也不愛我的！」我好不容易纔說完這句話，便痙攣起來了。

爸爸拉着我的手，送我到寢室去，我就沉沉入睡了。

當我醒來時，天色已經很晚，我的床邊燃着一枝臘燭，房裏坐着我們的家庭醫師，咪咪和柳波契珈。從他們的臉上，可以看出他們對我的健康的擔憂。而我，在酣睡十二小時之後，却感到如此舒暢而輕快，以至於，假如不是他們相信我害了重病，而來討厭地擾亂我，我一定立刻就從床上跳起來了。

第十七章 憎恨

是的，這是一種真正憎恨的感情，並非小說裏所描寫的那種憎恨，那是我所不相信的，也並非那種彷彿以損人爲樂的憎恨；而是那種憎恨，它激起您對那應當憎恨的人之不可抗拒的嫌惡，但也激起您對他的尊敬，它叫您討厭他的頭髮，頸脖，步態，聲音，他整個的四肢，他一切的行爲，而同時，它又以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把您往他那兒吸引，強使您懷着不安的關切來注視他的最細微的舉動。對於聖·熱洛姆，我就是體驗着這種感情的。

聖·熱洛姆已經在我們那兒待了一年半。此刻我平心靜氣地研究這人，我發覺他是個很好的法國人，但又是個十足的法國人。他並不笨，學問十分好，對於我們，他也忠實地執行着自己的義務，然而他具有他的一切同國人的共同點，和如此跟俄羅斯人的性格相反的，淺薄的利己主義，虛榮，無禮，鹵莽的

自信心等等顯著的特點。這一切，都是我非常厭惡的。當然，外祖母既經對他說明過自己對體罰的意見，所以他不敢打我們；但雖然如此，他還是時常以鞭棍相威嚇，特別是對於我；而且他又愛這樣討厭地，用這樣的音調，來說出 Fofetter (鞭打)——他總是讀得像 Fofatter 這個字，活像把我鞭打一頓，纔會使他心滿意足似的。

我毫不害怕體罰的苦楚，也從來沒有過這種經驗，然而，「聖·熱洛姆也許會打我罷」的這一個念頭，却使我陷入沮喪，絕望和忿怒的痛苦狀態之中。

間或，在卡爾·伊凡雷奇生氣的時候，也會親手用戒尺或背帶來報復我們，但當我回憶這類事情時，却並無絲毫的怨恨。甚至在我此刻所說的這個時期（這時我是十四歲），假設是卡爾·伊凡雷奇打我，我定會平心靜氣地忍受他的鞭笞。我愛卡爾·伊凡雷奇，從我記得我自己的時候起，我就記得了他，並且慣於將他看做自己家族中的一員；但聖·熱洛姆却是驕傲自滿的人，對於他，除了一切大人所指使我的，那種非出本心的敬重而外，我什麼也不覺得。

卡爾·伊凡雷奇是個可笑的老人——是個「師傅」，那是我衷心敬愛的，但在我的孩童的理解中，以為就社會地位而言，他到底是比我自己低下些。

反之，聖·熱洛姆却是一個有教養的，漂亮而年輕的花花公子，他竭力做得跟大家不相上下。卡爾·伊凡雷奇斥責和處罰我們時，總是心平氣和的，顯然是，他認為這麼做雖則是必要的，但却是不愉快的義務。聖·熱洛姆則相反，他喜歡裝出師長的派頭，當他處罰我們時，顯然是，他這麼做多一半倒是爲了本身的滿足，小一半纔爲了我們的益處。他迷信自己的偉大。他那華麗的法文句子，在我看來，是說不出的討厭，在他說它們時，又愛把有力的重音點落在最後一個音節（accert circonflex）上。卡爾·伊凡雷奇發怒時，不過說我們是「木偶」，「淘氣精」，「斑蝥」（註），而聖·熱洛姆則叫我們做 *Mauvais Sujet, Vilain Garnement*。（昏蛋，流氓）等等侮辱我的自尊心的稱呼。

卡爾·伊凡雷奇罰我們的跪時，總叫我們面對着牆角，這樣的處罰只是由

（註）Spanish fly 按原文中卡爾說此字時有發音上的錯誤。

於這種姿勢而引起的肉體的痛苦；聖·熱洛姆則挺胸直立，做着雄壯的手勢，用慘厲的聲音吆喝道：“à genoux, mauvais sujet！”（「跪下，昏蛋！」），命令你面對着他跪着，乞饒。這種處罰是屈辱人。

這次我並未受到體罰，甚至誰也沒有提起我的遭遇，但我不能忘掉這兩天的一切體驗：絕望，羞恥，恐懼，憎恨。雖然，從那時起，聖·熱洛姆似乎認為我不可救藥，差不多不管我了，但我還是不慣於平靜地望他一眼。每值我們的眼光偶爾相遇的時候，我想，我的目光裏是表露着過於顯明的敵意了罷，於是我急忙做出若無其事的表情來，但那時我又想，他一定明白我的虛偽的，於是我兩頰赭紅，完全把臉扭開了。

總之一句話，跟他無論有怎樣的關係，在我都感到難以言說的痛苦的。

第十八章 婢女室

我感覺自己愈來愈孤單，於是獨自思索和觀察使成爲我的主要快樂。關於我思索的對象，我要留在下一章敘說；至若我觀察的場所則主要是婢女室，那兒產生了一部對我非常有趣的，動人的小說。這部小說的女主人公，不用說，就是瑪莎。她愛上了華西里，那是早在她過着自由生活的時候（註），就認識了她，早在那時，就跟她作過山盟海誓了的。五年以前，命運使他們風流雲散，如今却又叫他們在外祖母家裏重圓。但瑪莎的嫡親叔叔梨珂納却阻撓他們的相愛，他是一聽到自己的姪女要跟華西里結婚，便要不高興的，他把華西里叫做荒謬而放蕩的人。

這種阻撓造成了那樣的情形，即是，從前待人十分冷淡而隨便的華西里，

（註）意即尙未做婢女的時候

突然又熱戀着瑪莎，而且是，儘了他這出身裁縫，穿玫瑰色襯衫，頭髮上抹油的僕人在這種感情上所能地，熱戀着她。

雖則他的愛的表現是非常奇特和荒謬（例如，他碰見瑪莎時，總極力引起她的痛楚，或者擰她，或者用巴掌打她，或者使勁壓住她，使她幾乎不能呼吸），但他的愛的本身是真誠的，這由下面這件事也可以證明：從梨珂納堅決拒絕他親近自己的姪女的時候起，華西里便痛飲消愁，出入酒館，亂吵亂嚷，一言以蔽之，是行爲不正，以至屢次在警察局受到可恥的處罰。——但是，在瑪莎看來，這些行爲及其後果，似乎是一種功績，它們更益增進了牠對他的愛情。當華西里給監禁在警局裏的時候，瑪莎便成天眼淚汪汪，向瑪莎傾訴自己的悲苦的命運（瑪莎對於不幸的愛侶們的事情非常感興趣），她藐視自己的叔叔的責罵和鞭打，偷偷地跑到警局去探訪她的友人，安慰他。

讀者，請不要鄙夷我給您介紹的這羣人能。倘使您的靈魂裏的戀愛與同情之絃尚未衰弛，那末就是在婢女室內，也會找到引起它們共鳴的聲音哩。您樂

意隨我來也好，不樂意也好，總之我是走到梯頭上去了，從那兒，我可以見到婢女室裏所發生的一切——那兒是炕，炕上放着熨斗，弄壞了鼻子的厚紙做的洋囡囡，面盆，和洗手缸；那是窗子，上面零亂地散佈着一小塊黑蠟，一束絹子，被人咬過的翠綠的王瓜，糖菓盒子；那是一張寬大的紅色桌子，在桌上的剛着手的女紅上邊，擱着印花布裏邊的，磚狀的針黹盒，她坐在桌旁，穿着我所喜歡的，玫瑰色的帆布衣裳，圍着特別吸引我的注意的，天藍色的三角形頸巾。她正在縫紉，不時停頓下來，用針去搔搔頭髮，或者調整調整蠟燭，我望着她，心裏想道：「她有着這麼一對明亮、淺藍的眼睛，亞蘇色的大辮子和高聳的乳峯，爲什麼却不生而爲閨秀淑女？似乎她是應當坐在客廳裏，戴着配上玫瑰色絲帶的頭巾，穿一身深紅絹質寬衣的——但不是咪咪那樣的，而是我在特月爾斯基林蔭道上看到的那樣的。她在刺繡架上刺繡，我呢就在鏡子裏瞧着她，無論她要什麼，我都替她辦到，我給她遞外套，親自端食物……」

而這個在骯髒的，玫瑰色的襯衫上披着窄小的禮服的華西里，他的醉醺醺

的面孔和令人作嘔的模樣，真算什麼東西啊！似乎在他的每一個動作裏，即如他每彎一次腰，我都看得出他所遭受的懲罰底討厭的，無疑的表徵……

「什麼事，華夏？您又來啦，」瑪莎把針插入枕頭裏，並不抬頭迎接走進來的華西里，說道。

「怎麼，難道從他那兒還能得到什麼好處不成，」華西里回答，「我希望有一個決定，不然我真要死啦，可是我決不賣他的烏眼！」

「您要喝茶嗎？」另一個婢女娜潔霞問道。

「敬謝。你這個強盜叔叔，到底爲什麼恨我？爲什麼？因爲我穿的是這麼一身衣服，因爲我瞧他不起，因爲我的一舉一動！一句話說完啦。他媽的！」華西揮着手，結束道。

「要恭敬點呀，」瑪莎囑着一束絲，說，「您老是這樣的……」

「就因爲我無權無勢，還有什麼！」

這時外祖母房裏傳出房門的軋軋聲和珈莎的喃喃的語聲，接着珈莎便沿着

樓梯走近來了。

「她自己都不知道要些什麼，叫你怎麼能使她稱心滿意……可詛咒的生
活呀！受罪呀！主啊，你就是饒我一椿罪過也好呀！」她攤開雙手，嘮叨道。

「我問候您，阿珈菲亞·米海洛芙娜，」華西里起身歡迎她道。

「哦，您在這兒！您的問候可不敢當哩，」她望着他，嚴厲地回答說，「
你爲什麼來這兒？難道男人家好上女孩子的地方來麼……」

「我想探聽探聽您的健康……」華西里羞怯地說。

「我快死啦，這就是我的健康，」阿珈菲亞·米海洛芙娜更益憤怒地大聲
叫道。

華西里笑了。

「這有什麼可笑的，我說去你的罷，滾罷！看哪，這異教徒也想結婚哩，
昏蛋！嘿，滾罷滾罷！」

於是阿珈菲亞·米海洛芙娜頓着腳，經過這兒到自己房裏去了，臨去時這

麼使勁地震動着房門，以至窗上的玻璃都哆嗦起來了。

很久很久，在分壁外面還可以聽見，她如何繼續咒罵着一切事和一切人，詛咒本身的生活，亂拋自己的東西，扯着她那心愛的貓兒的耳朵，最後，房門開開，發出悲鳴的貓兒拖着尾巴，從門裏溜出去了。

「光景她還要來一次哩，我要喝茶去啦，」華西里悄悄地說，「下次來一個快快活活的會見罷。」

「管她哩，」娜潔霞曇着眼睛，說，「我就去看自沸壺去。」

「我總得做一個結束，」娜潔霞剛從房裏出去，華西里便坐近瑪莎，接着說，「要嗎直接去跟伯爵夫人說：『如此這般』，要嗎就……拋開一切，跑到天涯海角去，我敢賭咒。」

「可是我留下來怎麼辦？……」

「就是念着你一個人呀，要不然，我這一身老……早就高飛遠走啦，真的，我敢賭咒！」

「華夏，你怎麼不把襯衫帶來給我洗呀，」沉默片刻之後，瑪莎說：「哪，你瞧，多麼髒啊，」她拿着他的襯衫衣襟，添加道。

這時樓下外祖母的鈴子響了，瑪莎從自己的房裏走出來。

「呃，下流的傢伙，你從她那兒得到些什麼？」她在門口碰見華西里時，說；原來他一看見她，便急忙站起來了，「你把這女孩弄到這步田地，還來纏她，發瘋的，你分明是瞧着她的眼淚在開心啊。滾罷，我一見你這傢伙就討厭。你又在他身上看出什麼好處來啦？」她轉向瑪莎，繼續說，「爲了他，今天你叔叔打你還打得少嗎？還在口口聲聲說：除了華西里·格魯斯珂夫，我誰也不嫁！傻女人！」

「是的，除了他，我誰也不嫁，誰也不愛，那怕殺死我也罷，」瑪莎說着時，猛地湧出眼淚來了。

瑪莎躺在箱子上，用自己的頸巾擦着眼淚；我長久地望着她，努力從各方面來改變自己對華西里的見解，我想發現，她倒抱着怎樣一種觀點，以至把

他看得如此富於魔力。可是，雖則我真誠地同情她的苦惱，我却無論如何也不能瞭解，像我心目中的瑪莎這麼姣美的人，怎麼會愛上一個華西里。

「我將來長大的時候，」我回到自己樓上以後，自己跟自己商量道，「彼得洛夫斯科耶一定歸我所有，而華西里跟瑪莎也一定是我的農奴。那時我就坐在書房裏，抽着煙斗，瑪莎則拿着熨斗下廚房。我說：『叫瑪莎來這兒。』於是她來啦，房裏面別無他人……突然間華西里走進來，一見是瑪莎，就說：『我完蛋啦！』瑪莎也啜泣了。我便說道：『華西里！我知道你愛她，她也愛你，好啦，我給你一千盧布，你娶了她罷，祝你幸福！』而我自己就走到沙發室去了。」

在人的頭腦與想像裏，曾經飄過無數的思想和夢幻，其中也有不會留下任何痕迹的，也有留下了深刻而強烈的痕迹的；因之，雖然此後你已經不記得那種思想的真諦，却時常記得你的腦海裏曾經有過什麼美麗的事物，你會感覺到那思想的痕迹，並且竭力再去複製它。那在我的靈魂中留下這種深刻痕迹的思

想，便是爲了瑪莎的幸福而犧牲一己的感情，這種幸福，只有當她跟華西里相結合時，纔能獲得的。

第十九章 少年時代

在我的少年時期，我所最愛思索，最常思索的對象，說來人們也許不肯相信的，因為它們跟我的年齡與地位不相稱。然而，我以為，一個人的地位及其精神活動之間的不相稱，乃是事實的最可靠的標識。

在我進行孤獨的，以自我為中心的精神生活的一年當中，一切關於人的使命，關於來世和靈魂不死的抽象問題，我都想到過了；我還懷着全部幼稚的熱情，努力用我的貧弱的兒童智慧去闡明那樣一些問題，這些問題的提出，乃是人的智慧所能達到的最高階段，它們的答案，却是人們尚未得到的。

我認為，人的智慧在整個時代的人們中是依照什麼路線發展的，那末，就每個個人而言，它的發展也依照那同一條路線；認為，當作各種哲學理論之基礎的思想，乃是智慧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但每個人早在知道哲學理論的存

在以前，就或多或少明確地意識到這些思想了。

我的腦子裏認爲這種思想是如此明瞭而可驚，至於我簡直極力把它們應用到生活上去了，我想像着，我是破天荒第一個發現這麼偉大而有益的真理的人哩。

有一次，我想，幸福是與那表面的原因無關，而是看我們對這些原因所持的態度爲定的，慣於忍受痛苦的人，決不會不幸；爲要使自已慣於勞動，我曾經不顧那可怕的疼痛，伸直雙手舉起達吉謝夫氏大辭典，達五分鐘之久，或者去到貯藏室裏，用繩子抽打自己的赤裸的背部，痛得淚珠不由自主地奪眶而出。

又有一次，我猛然記起死神時時刻刻都等待着，我，認定一個人除了及時行樂，不念將來之外，再不能有別樣的幸福了；同時又不懂，怎麼人們至今還不明白這一層——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我把功課丟開了三天，只管躺在床上，以讀小說爲樂，一邊嚼着帶克羅洛夫斯基蜜糖的黃餅，那時我用最後一個錢買

來的。

又一次，我站在黑板面前，用粉筆在上面畫各種人像，一種思想突然刺激了我：爲什麼眼睛要對稱纔好看？什麼是對稱？這是一種天賦的感覺，我自己回答自己道。但它的根據是什麼？難道生命中的一切都是對稱的麼？相反地，生命是這樣的——於是我在黑板上畫一個橢圓形。生命之後，靈魂變爲來世，來世是這樣的——於是我從橢圓形的一邊引出一條線，直到黑板的盡頭。爲什麼另一邊沒有這樣一條線？對了，事實上，來世那能只從一邊引線呢，我們在此生以前，其實早就存在過了（註），雖然我們失去了關於這件事的記憶。

這種議論——我以爲它是極其新穎而明瞭的，現在我能夠吃力地把握住它的脈絡了——叫我高興之至，於是我拿來一張紙，企圖用文字說明它；但這時我的腦子裏忽然萬念交集，我不得不站起來，在房裏往返徘徊。當我走近窗口

（註）其意即謂來世是今世的來世，而今世又是前世的來世，前世又是前前世的來

世，以此類推，至於永恆。

時，一匹運水的馬轉移了我的注意，當時車夫正在套車，我的全部思想又集中於這個問題的解決：這匹馬一死，它的靈魂會變爲什麼畜牲，抑或變爲人呢？這時候吳樂嘉走過房裏，看到我正在思索什麼，便莞然一笑，這一笑，已足夠令我明白：我所想的一切，全是最可怕的夢囈了。

我敍說這些由於某種原因，於我是足資紀念的故事，只是爲了叫讀者明瞭，我當時的思索是怎麼的。

可是在所有的哲學流派當中，沒有一派是像懷疑論那樣，使我着迷的，有一個時期，它竟把我弄到近乎癡狂的狀態。我想像着：全世界上除了我，什麼人，什麼東西都不存在，事物並非是事物，而是人的意象，只有當我注意它們時，它們纔出現，我一不想到它們，這些意象也立刻就消逝了。一言以蔽之，我在信念上是跟西林（註）相一致的，認爲存在着的並不是事物，而是我對它們所持的態度。在這種「永恆的思想」的影響下，我曾經到了這樣瘋狂的地步，

（註）西林（Schelling）康德頂有名的弟子。

以至於，我時常猛然注視對面，希望在那兒意外地碰見一塊空地（Néant），在這塊空地上，連我自己也不存在。

精神活動的原動力——人的頭腦，是可悲而無用的啊！

我的貧弱的智慧不能深究那奧妙的問題，而信念却在這艱苦的精神勞動之中一個個的喪失了，倘就我的生活的幸福而言，我是決不應當去觸到這些信念的。

從所有這些艱苦的精神勞動當中，我什麼也沒有得到，除了腦筋的靈活和經常作精神分析的習慣而外，但前者却減弱了我的意志力，後者則損壞了感覺的新鮮性和思想的明瞭性。

抽象思想的形成，是由於人具有一種能力，能夠藉感覺之助，而在某一瞬間把握住心靈的狀態，並且把它移植到記憶中去。我愛作抽象思索的癖性如此反常地發達了我的感覺，至於，當我開始想到一件最簡單的事情時，就往往墜入思想分析的死圈子裏，我已經不想那佔據我的心的問題，而想着：我在想什

麼呀？我問自己：我在想什麼呢？回答道：我在想我所想的。此刻我在想什麼呢？我在想，我在想我所想的，諸如此類。我是墜入五里霧中了。

然而，我所作的哲學發現，卻特別引誘着我的野心：我時常想像自己是個偉大的人物，我爲了全人類的福祉而發明新的真理，帶着自覺功勳蓋世的高傲神氣，望着其餘的人們；但奇怪的是，當我跟這些人們接觸的時候，我在每個人跟前都感到畏縮，而且自視愈高，就愈是不能對別人表示自覺功勳蓋世的意思，抑且爲了自己每個最簡單的字眼和動作，都甚至不能不害羞哩。

第二十章 吳樂嘉

是的，我愈是往後描寫我這個時期的生活，就愈感到痛苦和困難。把這個時期加以回憶，我很難得找到此其間有片刻的時光，是充滿着真摯的，鮮明而經常地輝耀着我的人生之初步的，溫暖的感情的。我不由得想要快點跑過少年時代的荒漠，而到達那個幸福的時期，那時，真正溫柔而高尚的友愛之情，有如一道輝煌的光芒，重新照耀着這個時期的末葉，給那新的，充滿着美與詩的青年時代奠定了基礎。

我不再絮絮地探索自己的往事了，從我上次的故事所迄止的時期起，到我跟那位對我的性格和傾向有過決定的，良好的影響的非凡人物接近時為止，我只想對這個時期中最主要的事件投過迅速的一瞥。

吳樂嘉日內就要進大學，教師們都已經個別地上他那兒去授課了；我懷着

羨慕和油然的敬意，聽着他靈活地用粉筆在黑板上剝剝地寫着字，解釋着函數，正弦，座標之類，在我看來，這些全是不可及的大智者的表現啊。有一個禮拜天，午餐過後，所有的教師都聚集在外祖母房裏，爸爸和幾位客人也都在座，大家瞧着兩位教授舉行大學入學試驗的試演，此之間，吳樂嘉表現了非凡的知識，這使得外祖母欣喜逾常。教授們也問過我幾門功課，但我的成績卻非常之壞，他倆顯然竭力在外祖母跟前掩飾我的無知，這反而叫我更益困惑。好在人們對我都不大介意，因為我纔只十五歲，到應考還有一年哩。

吳樂嘉只在進餐時纔下樓去，他整天甚至整夜都在樓上用功，並非有人強制他，而是他有他自己的希望。他這人自尊心極強，他不願考得平平常常，而想出類拔萃。

不久考試的第一天到了。吳樂嘉穿上帶青銅鈕扣的藍色燕尾服，帶着金錶，着漆皮長靴；階前停着爸爸的精緻的雙人馬車，梨珂納揭開皮簾，於是吳樂嘉便跟聖·熱洛姆到大學去了。女孩子們，尤其是卡倩珈，用喜悅的，熱情

的臉色，朝車窗望着坐在車裏的吳樂嘉底整齊底模樣，爸爸說：「願上帝保佑！願上帝保佑！」外祖母也蹣跚地走到窗側，眼眶裏含着淚水，口中唸唸有詞，又給吳樂嘉劃十字，一直到馬車在巷子轉彎處消逝了的時候。

吳樂嘉一回來，大家便焦急地問他：「怎麼樣？好嗎？多少分？」但由他的喜洋洋的面容已經看出經過很順利了。吳樂嘉得到五分。第二天，大家又懷着同樣的勝利的願望和恐懼的心情歡送他，懷着同樣的焦急和喜悅迎接他。這樣度過九天。第十天碰着最後也是最難的一次考試——神學考試，大家都站在窗口，愈益焦急地等待着他。已經兩點鐘了，而吳樂嘉還沒有到。

「我的天！親愛的！他們！！他們！！」柳波契珈湊近窗玻璃瞧着，叫道。

果然，吳樂嘉跟聖·熱洛姆併排坐在車裏，但所穿戴的業已不是藍燕尾服和灰色帽子，而是有着刺繡過的淺藍衣領的大學生制服，和三角形的制帽，腰旁還配着鍍金的短劍。

「呀，要是你（註）還活着啊！」外祖母看見吳樂嘉穿着制服，叫喊道，後

來就昏厥過去了。

吳樂嘉光輝；而地跑進前廳，跟我，柳波契珈以及咪咪接吻和擁抱，當他吻抱卡倩珈時，她一直羞紅到耳朵根子。吳樂嘉得意忘形啦。他穿上這套制服多麼漂亮呀！那淺藍色的衣領跟他那逐漸萌芽了的黑鬍子多麼調和呀！他的腰身多細長，他的步態又多豪邁呀！在這個足資紀念的日子裏，大家都在外祖母房裏聚餐，大家都容光煥發；席間用甜品時，管家帶着恭敬嚴肅，同時又是愉快欣喜的面容，用餐巾包來一瓶香檳。這是Maman死後，外祖母第一次喝香檳，她喝了一滿杯，祝吳樂嘉健康，她望着他，又因為喜悅而迸出眼淚。

此後吳樂嘉就常常獨自坐了自己的馬車出門，接待朋友，抽煙斗，赴跳舞會，我還親眼見過他在自己房裏跟朋友們喝了兩瓶香檳，他們每喝一杯時，總要祝一些什麼神祕人物的健康，又爭論着誰能 *Le fond de la bouteille*（乾瓶）。然而，他用餐還是規規矩矩在家裏用的，餐後也仍然坐在休息室裏，祕密

（註）指吳樂嘉們的母親。

地跟卡倩珈談論什麼，但就我聽見過的來說——我可是並未參加他們的談話——他們只不過談些讀過的小說中的男女主人公，談爭風吃醋，鍾情懷春，我怎麼也不瞭解，爲什麼他們竟能在這樣的談論當中發現樂趣，而且還這麼細聲地發笑，熱烈地辯爭，

總之，我注意到，在卡倩珈與吳樂嘉之間，除了童年伴侶間的明瞭的友誼以外，還存在着某種奇特的關係，這種關係使他們遠離着我們，又神祕地把他們連接在一起。

第二十一章 卡倩珈與柳波契珈

卡倩珈十六歲了，她長大了，過渡時期的女孩所特有的，外表的嚴峻，舉動的羞怯和拙笨，都一變而為剛剛開放的花朵似的，新鮮與嬌豔兩相調和了。然而她其實並沒有變。還是那一對淺藍色的眸子，微笑着的眼光，還是那個幾乎跟額頭成一條垂線的，有着強韌的鼻孔的，筆直的鼻子，和浮着愉快的微笑的小嘴；那玫瑰色的透明的面頰上底小小的酒窩，那白淨的纖手，也都依然如故……而且，不知爲什麼，那「純潔的女孩」的稱呼也仍舊非常適合於她。她身上的新的東西，只有那紮成大人式樣的，濃密而呈亞蘇色的辮子，和那健壯的乳峯——它的出現顯然叫她又喜又羞。

雖則柳波契珈向來都是跟她在一道長大和受教育的，但她在一切方面都完全是另外一個女孩。

柳波契珈身材不高，由於害佝僂病，她的腿子至今還不能彎曲，腰部也有毛病。她全身的妙處只在一對眼睛，這對眼睛確是優美無比——大大的，烏黑的，表情是淡漠而愉快，端莊而天真，令人非對它矚目不可。柳波契珈凡事都尚淳樸，貴自然，卡倩珈則近乎矯揉造作。柳波契珈總是向前仰視，時常把自己的烏黑大眼停留在一個人身上，好久好久還不肯放過，至於因此受人責罵，說她不懂禮貌；恰恰相反，卡倩珈卻睫毛低垂，迷縫着眼，要叫人相信她是近視，可是我知道得清清楚楚，她的眼力是極好的。柳波契珈不喜歡在生人跟前裝模作樣，有誰要當着客人的面吻她時，她就撇起嘴巴，說她受不了這種「柔情」；卡倩珈則適得其反，在客人面前，她總是做出特別對咪咪溫柔的樣兒，並且喜歡跟一個女孩挽着手臂，在客廳裏往來徘徊。柳波契珈極愛哈哈大笑，笑聲發作時，常常搖着手，滿屋奔跑；反之，卡倩珈一開始笑，就用手帕或手掩住嘴巴，嫣然有態。柳波契珈總愛挺直坐着，垂下雙手走路；卡倩珈卻把頭略為偏在一邊，走起路來兩手就交疊在胸前。當柳波契珈得以跟成年男子攀

談，說明她一定要嫁一個驃騎兵時，她往往樂不可支；卡倩珈則說所有的男子都叫她討厭，說她將終身不嫁，當男子跟她說話時，她也全然不同，彷彿害怕似的。柳波契珈常嚷着她給胸衣束縛得「不能呼吸」了，並因此老對咪咪生氣；她又好吃；相反地，卡倩珈卻常常把指頭插進自己的衣服的寬餘處，指給我們看，那衣服於她是多麼寬大；她的食量卻極小。柳波契珈喜歡畫人頭，卡倩珈則只畫花卉與蝴蝶。柳波契珈愛彈非常明瞭的費爾德協奏曲，和悲多汶的幾個奏鳴曲；卡倩珈則彈奏華里愛淳（註）和華爾茲，彈時保持着拍子，不斷地達達地踏着踏板，而且在正式彈一支曲子以前，總是充滿感情地彈彈三和音。

可是，照我當時的見解，認為卡倩珈更像一個大人，因此我更喜歡她。

（註）Variation

第二十二章 爸爸

從吳樂嘉進大學的時候起，爸爸便格外快活，來外祖母處用餐的次數，也比平常更多。但據我由梨珂納那兒得來的消息，原來他快活的原因，是由於他最近贏了很大一筆錢。甚至於，他晚間去俱樂部以前，還不時上我們這兒來，坐在鋼琴旁邊，叫我團團圍住他，於是就用自己的軟底長靴踏着踏板（他穿不慣硬底鞋，所以從來不穿它），唱起吉卜西人的歌曲來。那時還定能見到柳波契珈的可笑的熱情，他是他所心愛的，而就她那方面說，也極其敬重他。有時他來到課堂，帶着聚精會神的臉色，聽我講述功課，可是，由他糾正我的錯處的幾句話語看來，我發覺他對於教師教我的功課，瞭解得並不高明。當外祖母無緣無故斥責和遷怒大家時，他又常常偷偷地對我們霎眼睛，做暗號。「哪，孩子們，我們又挨一頓罵啦，」過後他說道。總之，在我的心目中，他是慢慢

地從那不可達到的，孩童的想像把他安置在那上面的高處，降低下來了。我仍然懷着真摯的敬愛的感情吻着他那又大又白的手，但已經容許自己思量他，考慮他的行為舉止，而種種令我驚訝不置的關於他的念頭，也不期然而然地，湧進我的腦子裏來了。那次引起我許多這樣的念頭，給予我許多精神上的苦痛的事件，我是一輩子也忘不掉的。

有一天夜晚，他身穿黑燕尾服和白背心，走進客廳，爲的要帶吳樂嘉赴跳舞會去，而這時吳樂嘉正在自己房裏穿衣服。外祖母在寢室裏等着吳樂嘉來，好讓她看看（她有一種習慣，每當他赴跳舞會之前，總要叫他到身邊來，祝福他，檢查他的服裝，指導他）。大廳裏只點着一盞燈，咪咪跟卡倩珈住來徘徊着，柳波契珈坐在大鋼琴旁邊，在複習費爾德的第二協奏曲，那是Maman所心愛的曲子。

論家族中容貌的相似，我從來也不會碰見過誰，是像我妹妹跟母親那樣維妙維肖的。這種相似不在面部，不在體格，而在一些難以捉摸的方面：在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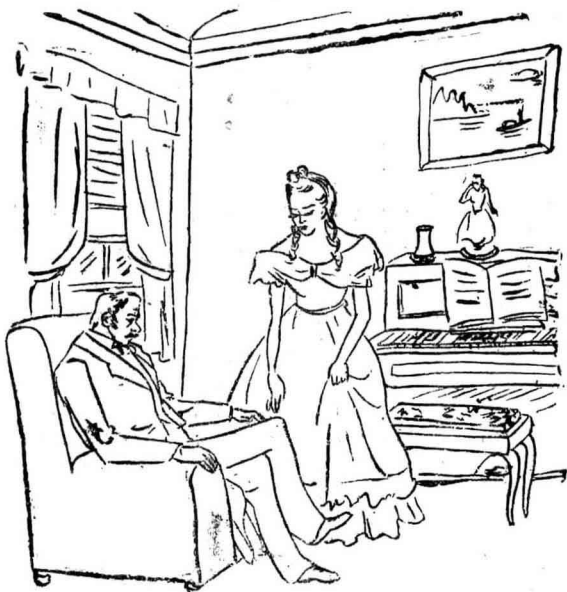
上，步態上，尤其是在聲音和若干表情上。當柳波契珈一生氣，說：「一輩子也沒有辦法」的時候，她總是把「一輩子」這幾個字（Maman也有愛說這幾個字的習慣）說成這樣，聽來似乎要拉得長些：「一——輩——子」；但是，在她彈鋼琴時的一切態度上，這種相似是最為顯著：她同樣地整理衣服，同樣地出左手去翻樂譜的頁子，而當好久還練不好一個困難的節段時，也同樣憤憤地用拳頭打着琴鍵，說：「唉，我的天呀！」並且彈奏時都具有那同樣的難以描摹的優雅和清晰，都是那極美的費爾德式的彈法，那是被適當地稱為 *Jeu Perle*（註）的，它的魔力令人想起一切最新的魔術。

爸爸用急速的碎步走進房裏，趨近柳波契珈，她一見是他，便停止了彈奏。

「不，彈罷，柳巴，彈罷，」他叫他坐下，說，「你知道，我多麼喜歡聽

（註）直譯是「珠子式的彈法」，大概相當於中國琵琶行中所謂：「大絃嘈嘈如急

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



！啦哭你，天的我，啊

你彈啊……」

於是柳波契珈繼續彈下去，爸爸手托着腮，長久地坐在她的對面；之後，他迅速地聳了聳肩，便站起來，開始在房裏踱步。他每次走近大鋼琴時，總要停下來，長久地凝視着柳波契珈。從他的動作和步態上，我看出他很是激動。他沿着大廳走了幾次，便停在柳波契珈

的椅子背後，吻着她的烏黑的頭，然後又急促地回轉過來，繼續自己的散步。當柳波契珈彈完樂曲，走到他的跟前問「好嗎？」的時候，他默捧着她的頭，吻着她的前額和眼睛，我從來也沒有見過他有這種柔情的。

「啊，我的天！你哭啦！」柳波契珈從手裏放了他的錶鏈，一對吃驚的眼睛注視着他的臉孔，突如其來地說道。「請原諒我罷，親愛的爸爸，我完全忘了這是媽媽的曲子啦。」

「不，我的朋友，你常常彈罷，」他用因激動而發抖的聲音說，「假如你知道，我感覺跟你對哭是多麼痛快啊……」

他再吻了她一次，然後極力克制着內心的激動，聳着肩，走出房門，這門是經過一條過道通到吳樂嘉的房裏的。

「吳里潔瑪爾！你快了嗎？」他站在過道中間，叫道。正在這時，婢女瑪莎從他身邊走過，他一見是主人，就垂着頭，打算避開他，但他制止了她。「你越來越漂亮啦，」他彎下身子對她說。

瑪莎飛紅了臉，把頭垂得低了。「請讓我過去罷，」她囁嚅道。

「吳里潔瑪爾，怎麼，快了罷？」當瑪莎立即奔過去，爸爸瞥見了我的時候，她痙攣着，咳着乾嗽，重複說道……

我愛父親，但人的頭腦是與感情無關的，它往往容納一些侮辱感情的思想，就感情說，這些思想是不可理解的，殘酷無情的。雖然我竭力避開這樣的思想，可是它們竟湧進我的腦子裏來了……

第二十三章 外祖母

外祖母一天天衰弱了，在她的房裏，她的按鈴聲，好出怨言的珈莎的聲音，房門砰然關閉的聲音，比尋常來得更多了；她已經不在別室裏，坐在座位低靠背高的安樂椅內，而是在臥房裏，在那擺着鑲了花邊的枕頭的，高高的床上，接待我們了。向她問候時，我發覺在她的手上有一個淡黃色的，發亮的肉瘤，房裏面有一種難聞的氣味，那是五年以前，我在媽媽的房裏聞過來的。醫生每天上她那兒去三次，並且業已經過好幾回診察。可是她的性格，她對待所有的家人，尤其是對待爸爸的驕矜傲慢的態度，却絲毫也沒有改變；她還是那麼拉長語音，揚起眉毛，說：「我親愛的」。

已經好幾天不讓我們到她那兒去了。有一天早晨，是上課的時間，聖·熱洛姆向我提議跟柳波契珈和卡倩珈乘車出遊去。我雖說是坐在雪橇中，也還是

看得到，在外祖母窗前的街上鋪着乾草，我們大門附近又站着些穿藍衣的人，我怎麼也想不通，爲何要在這樣不適當的時候打發我們出去玩。但不知爲什麼，在這天的全部遊玩時間之內，我跟柳波契珈的心情都特別愉快，因而每一件平凡的事體，每一個字眼，每一個動作，都使得我們發笑。

一個小販手裏捧着盤子，急促地跑過道路，引起我們笑了。衣着襤褸的凡卡乘馬疾馳，揮動着韁繩的末端，追趕着我們的雪橇，又叫我們哈哈大笑。飛利浦的馬鞭絆住雪橇的滑木，他轉過身來，說了一聲「噯！」，我們也爲之狂笑不已。咪咪做出不高興的樣子說，只有蠢人纔會無緣無故地發笑，於是柳波契珈緊張地抑制着笑聲，以至滿面通紅，同時盛怒望着我。我們的眼光一相遇，又這樣捧腹大笑起來，至於淚落涔涔，還不能制止那壓迫着我們的，笑的衝動。我們剛好稍爲鎮定下來，我又望着柳波契珈，說了幾句悄悄話，那是從若干時候以來，便流行於我們中間，而且老是逼人發笑的，於是我們又笑了。

抵家時，我剛剛張開嘴巴，想對柳波契珈做一付巧妙的歪臉，一方黑色的

棺蓋，靠在我們門口的一扇門上的，便闖進我的眼簾，而我的嘴巴也就停留在那個歪扭着的姿勢上。

“*Voire grande-mère est morte!*”（「你們的外婆死啦！」）聖·熱洛姆臉色蒼白，出來迎接我們說。

在外祖母的屍體停在家裏的全部時間以內，我都體驗到一種死之恐怖的痛苦感情，那屍體明白地，討厭地令我想起：說不定什麼時候我也要死去的；不知爲什麼，這種感情總慣於跟悲哀混在一起。我並不哀悼外祖母，其實真心哀悼她的人是絕無僅有的。雖然滿屋是吊客，但誰也不惋惜她的死，只有一個人例外，這人的如瘋如狂的悲哀難以形容地打動了我。這人就是婢女珈莎。她爬到閣樓上，嚴閉着窗戶，痛哭不已，她詛咒自己，拔自己的頭髮，不願聽從任何勸告，說，在喪失了心愛的女主人之後，她的唯一安慰便是死。

我再重複一遍：感情問題上的「未必然」，乃是事實的最可靠的標識。

外祖母已經不在，但關於她的回憶和各種意見還是活在我們家裏。這些

意見大都是關於她去世以前的遺囑的，這遺囑誰也不知道，除了她的遺囑執行人依萬·依萬萊奇公爵外。我發覺，在外祖母的親人中間有些波動，時常能聽到關於分產的意見，憑心說，我也不禁快活地想道：我們也許能獲得遺產罷。

六個禮拜之後，從來是我們家裏的包打聽的梨珂納告訴我說，外祖母把全部領地都遺留給柳波契珈，並且委託依萬·依萬萊奇公爵，而不是爸爸，做她的保護人，一直到她結婚時為止。

第二十四章 我

離開我進大學的時間，只剩下幾個月了。我學習得很好。在課堂裏，我不僅毫無恐懼地等待着教師，而且甚至還感到一些樂趣。我快活地——清楚明白地，講述着已經學過的功課。

我準備進數學系，說實在的，我作這樣的選定的唯一原因，就是這句話：因為我非常喜歡正弦，正切，微分，積分之類。

論身材我要比吳樂嘉矮小得多，寬肩，肥胖，依然是呆腦，依然因此而痛苦，於是我作與拚命裝出怪物的樣兒。唯一使我安慰的，這就是，關於我，爸爸曾經說我眉目聰慧，而我也就完全信以為真了。

聖·熱洛姆也很滿意我，褒獎我，我不但不恨他，而且，當他有時說，以我的才能，以我的智慧，倘不做出一番事業來，豈不可羞——這時候，我甚至

以爲我是很愛他的哩。

我的偷窺婢女室早已停止，我認爲，躲在房門背後，實是很丟人的事，加之，憑心說，我既然確信瑪莎是愛華西里的，也就爲冷心了。後來，根據華西里的請求，我又親自去求爸爸允許他結婚，這就把我這不幸的煩惱完全醫好了。

當新婚夫婦捧着一盤糖果來謝爸爸，瑪莎戴着配上天藍色絲帶的頭布，吻着每個人的肩膀，感激着我們大家的時候，我只感覺到她頭髮上發出的，玫瑰油膏的香味，却並沒有些微的激動。

總之，我的少年時代的缺點是慢慢地給醫治好了，然而，有一個主要的缺點却是例外，那是註定要使我這一生受到更多的毒害的——這便是愛思索的癖性。

第二十五章 吳樂嘉的朋友們

雖然我在吳樂嘉的一羣朋友中間所扮演的角色，是侮辱我的自尊心的，但當他那兒有客人的時候，我却喜歡坐在他的房裏，默默地觀察那兒所進行的一切。常來看吳樂嘉的，是副官杜布珂夫和大學生聶黑流道夫公爵。杜布珂夫短小精悍，膚色黝黑，已經不是青春初期的人，腿子略嫌短了些，但還相當漂亮，而且總是很快活的。他是那些胸襟狹窄的人們當中的一個，他們正是因為自己的偏狹而特別愉快，他們不能從各方面來觀察事物，却永遠很熱情。這些人的見解常常是片面的，謬誤的，然而總是爽直而極饒趣味的。甚至他們的偏狹的自私，不知爲什麼，他似乎是可原諒的，可愛的。此外，在吳樂嘉和我看來，杜布珂夫還有兩重魅力，都是這些年頭裏異常受人尊重的：軍人的儀表，和，主要的，他的年齡——不知爲什麼，青年人有一種習慣，常把「成年」跟「

老成持重」(Comme il faut)的概念混淆起來。不過杜布珂夫實際也是所謂「un homme comme il faut」(註)。令我不快的唯一的事情——這就是，吳樂嘉似乎往往因為我的天真無邪的舉動，尤其因為我們的年輕，而在他面前感到羞赧。

茄黑流道夫長得頗為醜陋：一對灰色小眼，低矮而凸凹不平的額頭，長短不相稱的手腳，這些都不能稱為漂亮的容貌。他身上的美處只有那異常魁梧的身材，溫和的臉色，以及極美的牙齒。然而，這付臉孔，却從那窄小閃光的眼睛，從那易變的，時而嚴峻，時而兒童似地難以捉摸地微笑的表情，獲得這樣獨特而有力的性質，以至叫人不能不注意它。

他非常怕羞，每件小事都會叫他紅到耳朵根子；但他的羞怯却跟我的不同。他愈是臉紅，他的臉色就愈顯得堅決，彷彿因為本身的脆弱而跟自己生氣似的。

(註)老成持重的人

雖則他好像跟杜布珂夫和吳樂嘉很友善，但他們顯然有些格格不入。他們的傾向完全不同：吳樂嘉和杜布珂夫似乎害怕一切近乎嚴肅的議論和感觸，聶黑流道夫則相反，他是個十足的熱情家，他每每不顧別人的嘲笑，談論着哲學問題和感想。吳樂嘉和杜布珂夫喜歡談自己戀愛的對象（他們時常同時愛上好幾個，或者兩人愛上一個），反之，當他們譏笑聶黑流道夫，說他愛上一位赤髮女郎時，他總是認真地發氣的。

吳樂嘉跟杜布珂夫常常縱容自己，愛揶揄自家的親戚，相反地，聶黑流道夫所熱烈尊崇的姑母受人譏諷，對她不利時，他可以憤然大怒。晚餐以後，吳樂嘉和杜布珂夫常到一個什麼地方去，却不邀聶黑流道夫，叫他做姑娘……

從第一次會面起，聶黑流道夫公爵就以他的言談和外表，叫我感動了。可是，雖然我在他的傾向中找到很多跟自己相同之處——或者，也許正是因爲如此——而當我初次見他時，他對我所喚起的感情，却遠非友好的感情。

我不喜歡他的敏銳的月光，剛毅的聲調，高傲的態度，尤其是對我表示的

十足的冷淡。在談話的時候，我總是極想反駁他，甚至爭贏他，以懲罰他的傲慢，向他證明我的聰明，雖則他不願對我稍加注意。但害羞制止了我。

第二十六章 辯論

當晚課以後，我照常走進吳樂嘉的房裏時，他正在連腳躺在雙人沙發上，手托着腮，讀着一本法文小說。他略為抬起頭，瞟我一眼，就又讀他的去了！這原是最平常最自然不過的動作，但它却使我紅了臉。我認爲在他那一瞥裏表示着一個問題，問我爲什麼來這兒，而他的急速低頭，則表示希望對我掩蔽那一瞥的意義。這種愛給那最平常的動作增添一層意義的癖性，乃是那個時期我的內心的顯著特徵。我走近桌子，也拿了一本書，但在開始讀它以前，我想，我們整天未見面，彼此却一句話也不說，似乎是很可笑的。

「怎麼，你今天晚上要待在家裏嗎？」

「不知道；有什麼事？」

「這麼問問罷了，」我說，看到這談話不帶勁兒，便拿起書本開始讀下

去。

奇怪的是，我居然跟吳樂嘉面面相對，一聲不響地度過好幾個鐘頭，但心中唯願有第三者來，那怕是個沉默寡言的也好，以便開始最有趣的，各色各樣的談話。我們都感到相互瞭解得過於透澈，相互間過於瞭解或過於不瞭解是同樣妨礙親近的啊。

「吳樂嘉在家麼？」聽到了前廳裏杜布珂夫的聲音。

「在家裏，」吳樂嘉說，即時放下腿子，把書本擱在桌上。

杜布珂夫和聶黑流道夫身披外套，頭戴禮帽，走進房裏來。

「怎麼樣，一道上戲院去罷，吳樂嘉？」

「不，我不得空，」吳樂嘉漲紅了臉，回答道。

「呃，沒有的事！——請走罷。」

「我連票子也沒有啊。」

「戲院門口你要多少票子都有哩。」

「請待一會兒，我立刻就來，」吳樂嘉狡猾地回答着，聳了聳肩，便從房裏出去了。

我知道，杜布珂夫叫吳樂嘉去的那家戲院，是吳樂嘉極願去的，他所以拒絕，只因為無錢罷了，他出去，定是爲的要向管家借五個盧布，等下次發月費時再償還。

「您好啊，『外交家』！」杜布珂夫一邊伸手給我，一邊說。

吳樂嘉的朋友們叫我做「外交家」，是因為，有一次，在故去的外祖母那兒午餐以後，她曾經當着他們的面，談論我們的前途說，吳樂嘉將來做軍人，對於我，她希望看見我是個外交家，穿黑燕尾服，頭髮梳成 *a la coq* 式，這是，照她的意見，做外交家的必要條件。

「吳樂嘉上那兒去啦？」聶黑流道夫問我。

「不知道，」我紅着臉答道，因為我想，他們一定猜着吳樂嘉爲什麼要出去了。

「他一定沒有錢啦！對嗎？哦！『外交家』！」他把我的微笑作了一個說明，肯定地補充道。「我也沒有錢哩，你有嗎，杜布珂夫？」

「待我們瞧瞧罷，」杜布珂夫說着便伸手到荷包裏，用他那短短的指頭十分仔細地在裏面摸出幾枚小輔幣，「這兒是五哥比克，這兒二十哥比克，嘻嘻嘻嘻！」他做出一個滑稽的手勢，說。

這時吳樂嘉走進房裏。

「怎麼樣，走罷？」

「不，」

「你多可笑呀！」聶黑流道夫說，「爲什麼你不說你沒有錢？假如你願意，就把我的票子拿去罷。」

「你怎麼辦呢？」

「他會去坐他表姊妹的包廂的，」杜布珂夫說道。

「不，我一點不想去坐。」

「爲什麼？」

「因爲，你知道，我不愛坐包廂的。」

「爲什麼？」

「我不愛，我坐着不舒服。」

「又是那句老話！我就不懂，那兒的一切都是你所喜歡的，爲什麼你會不舒服。這纔可笑哩，mon cher（我親愛的）。」

「Si je Suis timide,（假如我不好意思去），又怎麼辦呢！我相信你一輩子都沒有紅過臉，我可是一點點小事就覺得難爲情哩！」他說着時兩頰就發赤了。

“Savez vous, d'où vient votre timidité?……d'un excès d'amour propre mon cher.”（「您知道，您的怕羞是怎麼來的？……是因爲過於自負哩，我親愛的，」）杜布珂夫用愛護他的音調說。

「什麼exces d'amour propre!（註1）」岳黑流道夫愠怒地回答道。「相反

地，我是因為過于不amour propre（註二）纔怕羞的哩；相反地，我始終認為，我的不快，無聊……是由於這……」

「穿衣罷，吳樂嘉！」杜布珂夫說着就抓住他的肩膀，從他身上脫下禮服。「伊格拉特，給少爺穿衣呀！」

「由於這，所以我時常……」聶黑流道夫繼續說。

但杜布珂夫早已不理他了。他開始哼着一隻什麼曲子：「特納拉——拉——，塔——納——納——拉——拉——，」

「你逃不脫的，」聶黑流道夫說，「我會給你證明，怕羞完全不是由自負來的。」

「你要是跟我們一道去，你就證明罷。」

「我說過不去啦。」

（註一）過於自負

（註二）自負

「那末你就待在這兒對『外交家』證明罷，我們回來的時候，他會講給我們聽的。」

「我就證明罷，」聶黑流道夫帶着小孩似的執拗神情答道，「不過你們要快點兒回來啊。」

「您的意思怎麼樣：我很自負麼？」他靠近我坐着，說。

雖然關於這件事我早已胸有成竹，但他對待我的這種態度却是我始料所未及的，我反而羞得不能即刻作覆了。

「我想是的，」我說，想到對他證明我的聰明的時機到了，我感覺我的聲音發抖，紅暈蓋滿臉上，「我想任何人都是很自負的，而且人所做的一切——全是由自負來的。」

「那末，照您的意見，什麼是自負呢？」聶黑流道夫微笑着說，我以為，那微笑含有些微輕蔑的意思。

「自負，」我說，「就是確信我比一切都好，都聰明。」

「那末，怎麼一切人都能夠這麼確信呢？」

「我不知道我說的對不對，我認爲：不過是，除了我，誰也不肯說老實話罷了。我確信我比世上一切都聰明，相信您也是這麼確信着的。」

「不，我先來說我自己：對於我認爲比自己聰明的人們，我是歡迎的。」
聶黑流道夫說道。

「不可能的，」我確信地答覆。

「難道您確實這麼想法？」聶黑流道夫注視着我，說。

「當真的。」我答道。

這時我腦子裏突然湧現一種思想，我立刻就把它說出來了。

「我給您證明這個。爲什麼我們愛自己甚於愛別人？……因爲我們認爲自己比別人更好，更值得愛。倘使我們認爲別人比自己好，我們就會愛他們甚於愛自己，可是這種情形是決計不會有的。就假定有，到底還是我對的。」
由得泛起自滿的微笑，添加道。

聶黑流道夫沉默片刻。

「我怎麼也沒有想到您會這麼聰明的！」他堆着溫和和親熱的微笑對我說，我突然感覺幸福極了。

讚辭會不僅對於人的感悟，而且對於他的理智，發生如此強烈的影響，以至於，在它的愉快的感染之下，我想我是聰明得多了，而種種念頭，也一個跟着一個，飛速地匯集到我的腦子裏來了。我們不覺從自負的問題轉移到愛情上去，一觸到這個題目，談話就永無竭盡了。雖然，在局外的聽者看來，我們的辯論也許是毫無意義的——它們是這麼不明瞭而帶片面性——但對於我們，它們却具有極高的價值。我們的靈魂是這樣巧妙地調成了一個調子，至於一個人的心弦上受到一點點觸動，就會在第二個人那兒找到共鳴。我們正是在這各種絃子（那是我們在談話中觸動的）的一致音響裏，尋得了滿足。我們感覺，爲要聲出所蘊，縱情傾吐，則無論言辭或時間，都太不夠用了。

第二十七章 友誼的開始

從那時起，在我和德米特里·聶黑流道夫之間，便建立了一種十分奇特，但却異常愉快的關係。有旁人在側時，他幾乎毫不關切我，可是只要我們單獨在一起，我們就會坐在那舒適的屋角裏，忘掉一切，也不覺時光的飛逝，而開始談論起來。

我們談到來世，談到藝術，服務，也談到結婚和兒童教育，我們從未想到，我們所說的一切全是最可怕的廢話。我們所以不這麼想，是因為我們說的廢話都是些可愛的廢話，加之人在年輕時總愛看重自己的智力，信賴它。年輕時，靈魂的全部力量都放在將來，而這個將來，又在那不是根據過去的經驗，而是根據想像中的幸福底可能性，的希望底影響下，採取着如此多樣的，生動而富於魔力的形式，以至於，單單就是這些關於將來的幸福的，明瞭的，爲我

們分享着的幻想，就已經構成這個時期的真正幸福了。在關於形而上學（那是我們談話的主要題目之一）的辯論中，我最愛的便是那個時刻，那時，各種思想飛速地，連續地向我襲來，愈變愈抽象，最後，到了這樣虛無漂渺的地步，至於不可能把它們表達出來，至於你打算要說心裏所想的，而說出的却全然是另外一回事。我愛那個時刻，那時，正當你在思想領域中愈升愈高，却猛然悟到它的浩瀚無際，從而承認前進的不可能。

有一回狂歡節，聶黑流道夫忙於各種行樂，因之雖然一天之內來我們家裏好幾次，却沒有跟我說過一次話，這大大地侮辱了我，我又認為他是高傲可厭的人了。我只好等着機會對他表明：我絲毫不尊重他那一黨人，我對它也沒有任何特殊的義務。

狂歡節過後，他第一次想再來跟我談話的當兒，我說我須要準備功課，便上樓去了；過了一刻，有人推開房門進入課堂，原來就是聶黑流道夫，他向我走來。

「我妨礙您嗎？」他說。

「沒有，」我答道，雖然我原想說我真的有事情的。

「那末您爲什麼要離開吳樂嘉呢？不是嗎，我好久沒有跟您談論了哩。我似乎缺少些什麼，可是我已經這麼習慣啦。」

我的怨恨不過一分鐘，在我的眼光中，德米特里又變成那樣良善親切的人了。

「您一定知道我爲什麼離開的罷？」我說。

「也許罷，」他在我身邊坐下，回答道，「不過就作算我猜得着，也還是說不出一個所以然的，您纔說得出哩，」他說。

「我就說罷：我要離開，是因爲您叫我生氣……不是生氣，而是感到悲哀。簡單地說：我老是怕您因爲我還年輕，就小看我。」

「您知道，爲什麼我跟您這麼接近？」他用溫和而聰明的眼光回答着我的自白，說，「爲什麼我愛您，甚於愛那般我更熟悉，我跟他們有更多共同點的

人？我立刻就決定了這件事啦：因為您具有一種可驚的，稀有的性格——心直口快。」

「是的，我常常說的，正是那些我羞於直認的事情，」我承認道，「不過我只是對我所信賴的人說。」

「不錯；可是要信賴一個人，就必須跟他十分親密，而我跟您還不很親密哩，Nicolas^(註)，請您回想一下罷，我們曾經談論過友誼：爲要變成真正的知己，就必須互相信賴。」

「我相信，我對您說的那些話，你一定不會對任何人說的，」我說，「可是我們之間是否也有祕而不宣的心事，而這些心事却正是最重要而有趣的？」

「多麼討厭的念頭啊！如果我們知道應該肝胆相照的話，這樣卑劣的念頭就決不會跑到我們腦子裏來了。」

「您知道，我心裏有一種什麼想法，Nicolas，」他從椅子上站起來，微笑着

搓着雙手，添加道，「我想，我們倘能做到這一步，您就會看到，這於我們兩人將大有裨益：我們約定，今後彼此之間，凡事都要宣示無隱，這樣我們纔會互相瞭解，而不致發生猜疑；再說，爲了不疑懼別人，我們還要約定：無論何時，無論跟誰，都不要談起彼此間的無論什麼事。我們要做到這一步。」

「好罷，」我說。

於是我們就真的這麼做了。這事的結果如何，我會在以後敘說的。

卡爾說過，任何友愛中都有兩方面：一方面要愛，另一方面就要接受對自己的愛，一方面要接吻，另一方面就要把自己的面頰湊上去。這是完全正確的。在我們的友誼中，我要接吻，德米特里就把他的面頰湊上來；同時他也準備吻我。我們平等地相愛，因爲我們互相瞭解，彼此尊重；但這種情形却並未妨礙他影響我，也並未妨礙我服從他。

當然，在聶黑流道夫的影響下，我也不自覺地被他的志向所吸引，它的本質是在於：熱烈地崇拜完美的理想，確信人的使命是不斷地改進自己。那時

候，改造全人類，消滅人間的一切缺陷與不幸，都是輕而易舉的事了；而改造自己，吸取一切美德，做一個幸福的人，也是非常輕易與簡單的了……

然而，唯有上帝纔知道，青年時代的這些高尚的夢想是不是可笑的？它們的不曾實現又該歸罪於誰？……

後記

列夫·托爾斯泰剛一踏進文學界，便成爲當時俄國第一流藝術巨匠的注意的焦點。

一八五二年九月，托氏的處女作「幼年時代」，以「Л.Н.Т.»的署名，出現在那時的權威雜誌「現代人」上，因爲那風格的新穎，和心理描寫的深刻，立刻就博得廣大的讚揚。次月二十一日，「現代人」的編者，著名詩人涅克拉索夫寫信給屠格涅夫道：「倘有興致，請一讀『現代人』第九號所載的小說『幼年時代』罷，這是新的活潑的天才的傑作。」

一八五四年「少年時代」發表後，屠格涅夫便函告文人兼評論家 Karlovich 道：「我見了『少年時代』的成功，非常欣喜，惟祝托爾斯泰的長生。我在堅候，他將再使我們驚駭的罷——這是第一流的天才。」

待到「塞伐斯托波爾故事」，「青年時代」等相繼出現時，屠格涅夫更在寫給文人兼批評家 Druzhinin 的信裏說：「這新酒倘能精煉，會成可獻神明的飲品的。」

因此，托爾斯泰的三部曲「幼年時代」，「少年時代」和「青年時代」，實是奠定他的世界地位的三塊偉大的基石。



關於「幼年時代」和「少年時代」，克魯泡特金在他的「俄國文學史」裏這樣寫道：

「童年時代這個時期，有許多作家都把它敘述得很成功的。但恐怕仍然沒有一個人，能像托爾斯泰似的，從內部，從他們自己的觀念，來把童年的生活描寫得這樣好。在他這兩篇作品中，是那兒童自身表現着他的幼稚的情感，並且它那種表現還是能強迫着讀者從一個兒童的觀點以判斷成年的人們。『幼年時代』與『少年時代』的寫實主義——即是，它們從實生活所取來的事實的豐

富——能使一個俄國批評家皮薩萊夫，主要地只根據那包含在托爾斯泰這兩篇小說中的論証，發展了一種完整的教育定理。

「……在那種把他的自身與他所描寫的人物的思想與情感完全同一化的才幹上，托爾斯泰可以說是沒有匹敵的；但是在表現兒童時，這種同一化的力量達到了它的最高度。他說着兒童的那一瞬間，托爾斯泰自己也變成了一個兒童。」



「幼年時代」，「少年時代」和「青年時代」可說是托爾斯泰自傳的三部曲，其中只有很少的幾處地方跟事實不符。書中的「我」，即尼古拉·彼得洛維奇·伊倩耶夫（尼古林珈），大體上便是托氏自己。關於這點，高爾基在其「俄國文學史」一書中曾經肯定地說道：

「起初我們在尼古林珈·伊倩耶夫身上看出了幼年時代，少年時代和青年時代的托爾斯泰，那是一個喜歡幻想的，極其自負的孩子……」

因之，「三部曲」除了具有崇高的藝術價值而外，對於理解托爾斯泰的思想進程，也是一種寶貴的資料。

★

★

★

最後，我想說幾句私話。

好些時候以前，友人延信兄從重慶把「三部曲」的俄文合訂本（蘇聯國立藝術文學出版局一九三八年版）寄給我，希望我能譯出；其時我也在心裏發下一願，要不負朋友的殷望。

今年初夏，我讀到了劉盛亞先生譯的「幼年」（即「幼年時代」），但跟原文一加對照，發現兩者的出入極多也極大，有的是意思相差很遠，更有的是整節整段的增刪問題；不過有了這個譯本總比完全沒有好，所以當我在六個月以前得到一個機會安心從事翻譯的時候，我就決定先從「少年時代」譯起。倘若健康狀況許可，我打算在明年把「青年時代」譯出，然後再考慮重譯「幼年時代」的問題。

譯此書時，我雖然竭盡了全力，絲毫不敢馬虎，但錯誤之處總是難免的，讀者諸君倘能不吝見教，我一定誠懇地接受。

蔣 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桂林